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In-depth Reporting



厭世代台灣留學生的顛簸美國夢

**The Weary Generation's American Dream:
How Taiwanese Students Stumble Through
Their W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張博瑞

Po-Jui Chang

學術指導教授：王泰俐 博士

Academic Advisor: Tai-Li Wang PhD.

深度報導指導教授：黃兆徽 老師

In-Depth Reporting Advisor: Chao-Hwei Huang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January 2024



謝 辭



想像過完成論文、此刻的心情，卻不想真正走到這一步後，心中只有滿滿的感謝。

謝謝王泰俐老師在聽到題目的雛形，就表達興趣和肯定，給了我很大的勇氣繼續往下；謝謝黃兆徽老師在論文成形後就給我滿滿的鼓勵，耐心的陪我釐清癥結。撰寫論文伴隨的急躁、不安的心態因為有了兩位老師的教誨，才得以安定。

謝謝李志德、張時健兩位老師，在接到口試邀約便義不容辭的應允，並在兩次口試給了我許多重要的提點、真心的肯定；也要感謝曾在政大新聞系、台大新聞所教導過我的師長們，幸運的我，遇到了好多、好多無私對我傾盡真心的貴人們，謝謝你們；謝謝新研所的好戰友，因為有你們，這條路才多了顏色和溫度，我一定會很想念那段和你們囁囁喳喳的日子；謝謝我的家人，做我最堅強的後盾，讓我的每個任性決定，有了安心的緩衝。

此題能完成，最重要的莫過於文中的主角們。多數的受訪者都在第一次見面的情況下，毫無保留的和我坦露人生階段某部分私密的經歷，若讀者在看完有任何的感動，都得歸功於受訪者的真心，謝謝你們，期待未來實體見。

回想甄試的那天，錦華老師看著正襟危坐的我問道：「為什麼讀完新聞系，還想念新聞所？」「因為我還是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對這個社會存有許多問號。」兩年後的今天，答案沒有變，而我也希望能帶著這份好奇，繼續往人生的下一階段邁進。

摘要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六、七十年代經常聽到的一句口號，在經過半甲子之後，台灣學生對於「美國夢」仍是現在進行式嗎？從數據上來看，答案是肯定的，據我國教育部兩岸及國際文教司統計，美國在近十年一直穩居我國學生選擇留學國的首選，且皆以巨幅落差高於他國。然而，物換星移，雖同為台灣學子，但國內的政經局勢也有所不同，面對到的美國也有全然不同的局勢背景，「美國夢」的內容已悄然發生變質，當代台灣的「逐夢者」也面臨全然不同的挑戰。

近年，台灣年輕人受太陽花學運、22k 政策影響，飽受政治紛擾、低薪問題，所以國內的「厭世」風氣快速吹起，而以「厭世」指稱一個世代，並以「厭世代」表達出「世代矛盾」、「世代衝突」，意味著基於經濟發展的成功想像，產生對過去與未來的線性時間斷裂。之所以會有成功想像的落差、矛盾，某種程度是因為承接這個壓力的多為「錢淹腳目」世代的子女，除了對於低薪、工時長的未來，也有著無法「複製成功」的 壓力。

當代的美國正處於「機會不平等」的情況，有別於「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機會」的典型美國夢。美國人對自身美國夢的討論，出現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及 2021 年的 COVID-19 疫情期間，除了失業問題、貧富差距的擴大，2016 年以「美國至上」的川普當選總統後，反全球化、反移民，甚至疫情期間種族歧視的衝突，都讓「美國夢」蒙上了些許灰。厭世代留美台生如何在困難的美國求職環境留下？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決定出走、挑戰顛簸的美國夢？

關鍵字：厭世代、美國夢、留學生、簽證、推拉理論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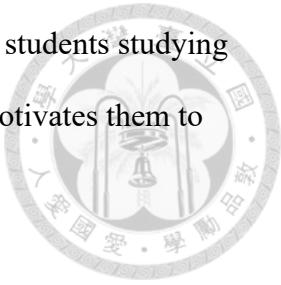


"Come, come, come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o, g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logan, frequently hear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fter all these years, is the "American Dream" still a present tense realit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Cross-Strait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ivision of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sistently been the top choice for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n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as times change, and despite sharing the same background as Taiwanese students,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the landscape of the American Dream has quietly transformed for contemporary Taiwanese dream pursuers.

In recent years, Taiwanese youth have been grappling with political turmoil and low wages. As a result, a sense of disillusionment has rapidly spread domestically, labeling this generation as the "weary generation." This term reflects the "genera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generational conflicts" stemming from a rupture in linear time based on the imagined suc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America is currently grappling with "opportunity inequality," deviating from the typical American Dream narrative of "if you work hard, you'll have a chance at success." Discussions about the American Dream's challenges emerged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21 COVID-19 pandemic. Issues such as unemployment, widening wealth gaps,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s, anti-immigrant policies, and even racial discrimin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have cast a

shadow over the American Dream. How do disillusioned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avigate the challenging job market and what motivates them to pursue the tumultuous American Dream?



Keywords : Weary Generation,American Dream,International student,visa,Push and Pull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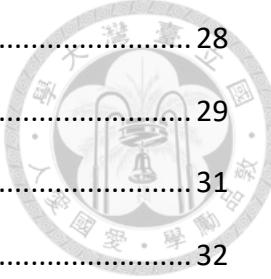
目 次

〈深度報導〉



第一章 台灣「厭世代」氛圍及「美國夢」的想像.....	1
台灣年輕人何以「厭世」？	1
看不到未來 出走的「厭世代」	2
美國夢的養成與想像	3
為什麼台灣學生還相信美國人都質疑的「美國夢」？	4
第二章 不同的入場券、相同的美國夢	7
「隔壁同學」的美國夢路徑：畢業、當兵、出國.....	7
在台灣公司「另類」實踐美國夢 是手段也是對未來的準備	7
美國連年成台灣學子首選 「美國夢」夜未央	8
理想豐滿現實卻骨感 工作簽證中籤率創新低.....	9
需要「身份協助」？ 謝謝再聯絡是常態.....	10
花光一年積蓄 就是要留在美國	11
不是不想回台灣 而是台灣有沒有我的容身之處？	12
第三章 只是想「留下」有這麼困難嗎？	15
不費吹灰之力拿到綠卡 天選之人的「綠卡樂透」	15
做「美」夢的資格 搞懂簽證層層關卡.....	15
H-1B 中籤率創新低 越來越難求的工作簽證	17
留下的付出：抽了四次簽未果、碩畢又讀了兩個學程	17
求生的手段二：薪資砍半、先調職再入境的 L 簽證	23
第四章 「STEM」科系不再是入場的免死金牌：上一秒拿著錄取信辦簽證，下一秒卻收到被裁員的通知信	25
拿到 STEM 科系的畢業證書 就代表獲得入場的「免死金牌」了嗎？	26

90 天的求職驚險記 等待回覆的漫漫長路.....	28
Meta 走一遭 被開除的博士生陷「中年危機」.....	29
畢業生的禁忌話題 人數逐漸變少的朋友圈.....	31
鋌而走險找工作 穩賠不賺求留下.....	32
第五章 在美國看到不一樣的美國，發現想回台灣也回不去了.....	35
目標不是拿綠卡 而是讓自己能對工作保持熱情.....	35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先確定自己要的是什麼 才能往下走.....	36
拿到綠卡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美國人，而是擴大自己的選擇權.....	37
「美國夢」成真的門檻越來越高 台灣學子面臨的新挑戰.....	39
赴美發展不如預期 選擇回台後的彈性發展.....	41
台灣出走、美國築夢的「成功方程式」不可逆？.....	43



〈報導企畫〉



第一章、緒論	45
第二章：文獻回顧	51
第一節 美國為台灣留學生首選	51
第二節 美國國際生簽證及「STEM」專業人才計畫	54
第三節 推拉理論	58
第四節 美國夢的「存亡」	60
第五節 台灣「厭世代」氛圍及「美國夢」的想像	61
第三章、報導規劃	65
第一節 章節規劃	65
第二節 深度報導方法與採訪對象	69
參考文獻	73





〈深度報導〉



第一章 台灣「厭世代」氛圍及「美國夢」的想像

台灣年輕人何以「厭世」？



「當獨裁成為事實 革命就是義務」被黑漆噴在立法院議場二樓北側外牆的字句，經過十年的時間，早已沒了痕跡，但當年太陽花學運造成社會空前的參與，已在歷史記下一筆，是台灣近年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2014年3月18日，學生及公民團體因不滿前一日立法院聯席會議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於晚間9時佔領立法院，以示抗議。太陽花學運在歷經一連串的對話失敗、最終在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提出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承諾後退場。在太陽花學運醞釀的「反中」情緒在還沒消散之際，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知名韓國女團Twice台籍成員周子瑜因在鏡頭前揮舞國旗，被檢舉為「台獨」人士後，拍攝道歉影片稱：「中國只有一個。」而這股反中情緒一路延續到2020年，蔡英文競選總統連任喊出「抗中保台」的口號，也催出民選總統後的最高得票數，兩岸複雜的政治情勢深深影響當代年輕人。

除了兩岸局勢的紛擾，台灣年輕人也深受「低薪」所困。2008年，全球各國深受金融海嘯影響，國內失業率飆高，政府於2009年4月實施「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22K方案），由政府補助企業每人每月本薪2萬2000元及勞、健保費用4190元共26190元，給薪優於基準者由企業自行負擔，保障受薪者實領「22K」。自此之後，景氣儘管復甦，新鮮人的起薪還是徘徊在22K，22K彷彿成了「起薪天花板」，正因如此背景，造就了這十幾年的低薪問題。

政治紛擾、低薪問題，近年來國內的「厭世」風氣快速吹起。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鄭亘良 2021 年發表的《看不見未來：台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指出，從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所引發的反中情感、對政治與經濟剝奪的不滿，到 2017 年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後，《勞基法》修法，剛好有一群剛畢業出社會、對台灣的政治及經濟感到無力的年輕人，「厭世」、「厭世代」大約就在此時成為社群媒體上的流行詞。

鄭亘良近一步解釋，「經濟停滯」、「勞動處境不佳」是造成「厭世」的主因，而以「厭世」指稱一個世代，並以「厭世代」表達出「世代矛盾」、「世代衝突」，意味著基於經濟發展的成功想像，產生的過去與未來的線性時間斷裂。之所以會有成功想像的落差、矛盾，某種程度是因為承接這個壓力的多為「錢淹腳目」世代的子女，除了對於低薪、工時長的未來，也有著無法「複製成功」的 壓力。

看不到未來 出走的「厭世代」

記者蘇瑋璇曾在 2015 年發表《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文中以「台灣社會就像一盤豐盛的桌菜，到了我們念高中、大學時，桌上已剩菜尾，到了我們準備就業時，已經杯盤狼藉、吃乾抹盡」回應知名作家劉克襄於 2015 年發表的《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文章發表後除了在社會上有所討論，也點出七年級生面對的是有限資源的就業環境，而當時正就讀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的吳奇謬則在「獨立評論」網投書：「如果說四五年級是享盡資源的一代，而且只要努力，愛拼一定贏。那七年級則是只接收得到那有限資源的一代，努力就不一定有希望；那我們八年級呢？我想，是完全不知道還有沒有資源，在學校的保護下，看透的未來，卻只有一片汪洋，努力，連不一定有希望的『不一定』，都感到疑

惑的一代吧。」表明八年級生對未來茫然的絕望。



受「22K」方案衝擊的大學生，現在也已三十而立，而這十多年的薪資並沒有太多的漲幅，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陷入了低薪、勞動環境不佳的循環中。關鍵評論網前專題副總監吳承紘於 2017 年出版《厭世代——低薪、貧窮看不見的未來》一書引用蔡英文總統 2016 年的就職演說：「最重要的，我要特別強調，我們的年輕人處於低薪的處境，他們的人生動彈不得，對於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直指台灣青年的低薪問題是「官方認證」。與此書最後一章〈走出厭世：離開台灣〉相同，許多對台灣勞動環境心灰意冷的年輕人，選擇出國，追求更高的薪資、更好的勞動環境，而據我國教育部統計，美國成為近十年台灣學生選擇留學國的首選，除了對於美式大眾文化的想像、期待再現美國勞動市場的圖像，多數選擇留美的台灣學生皆因美國的薪資水平、勞動環境等現實因素而吸引。

美國夢的養成與想像

「出走」台灣的年輕人，對於「逐夢」美國的想像又是什麼？

Diana 與 Henry 是一對準備赴美攻讀碩士的情侶，雖然準備 GRE 考試、備審資料不免讓他們感到有些煩躁，但想到出國後的日子便期待了起來。兩人都有家人曾經在美國讀書、甚至工作的經驗，因此「美國很好」的觀念從小就一直存在他們腦中。

兩人目前都在國內金融公司擔任軟體工程師，Diana 提到公司「講官話」的職場文化讓自己很受不了，自己在美國工作的學長分享職場友善的「討論」環

境讓她感到嚮往；Henry 則看到大學表現不怎麼樣的同學，畢業赴美取得碩士學位後，在當地拿到不錯的工作機會。無論是較好的勞動環境、較高的薪資待遇，這都是他們期待、也認為到了美國之後，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其實也沒有想太多耶，走一步算一步吧。」講到畢業後留下的計畫，兩人雖然都希望在完成碩士學位後可以留下工作，但講起會不會擔心目前美國勞動市場存在飽和問題、簽證取得上的不可控因素，Diana 和 Henry 目前都持樂觀態度，不覺得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於美式文化的想像和憧憬，Diana 除了被目前住在美國的表哥影響、洗腦，從小接觸到的影集、廣告，甚至是生活中感受到直接、大方的「美式作風」，都讓她非常期待明年在美國即將展開的新篇章。

如 Diana 和 Henry 一般，多數台灣年輕人對美國的想像不外乎：薪資高、工時短、工作機會多……等充滿美好的濾鏡，而「去到美國便可擺脫低薪、工時長，過上舒服的生活」便成了這些年輕人出走台灣的「美國夢」。

為什麼台灣學生還相信美國人都質疑的「美國夢」？

對於世界各國的留學生來說，美國夢可能是對文化的嚮往、自我實踐的追逐，也可能是對於現實生活努力奮鬥的過程，但對於美國當地人而言呢？或許「只要努力，就可以過一個舒服、穩定，且有尊嚴的生活」會是多數美國人普遍的共識。由朱雲鵬、吳崇涵，及歐宜佩三位學者出版的《美國夢的破碎與重建：從總統大選看新冷戰與國家學習能力》一書特別提及在二戰後的 25 年，美國的工業領先全球、經濟成長快速，而且中下階層家庭所得成長高於頂層家庭，所以所得分配趨於平均，那是一個「均富」的時代，也是「美國夢」普遍

被相信且存在許多成功案例的年代。



著名駐美特派記者范琪斐對於近年美國夢有完整且生動的刻畫：「1800 年代小夫妻的美國夢是：房子、穀倉、一百畝地、馬牛羊、樹林，及果園；1920 年代的小夫妻則有：房子、車庫、半畝地，一隻狗的想像；到了 1990 年代，一對夫妻想要的是：公寓、錄影機，加一隻鸚鵡。」范琪斐推測，2016 年的美國城市小夫妻的美國夢應該是：兩房兩廳的公寓、一部油電混合車、蘋果電視，及一隻小豪豬。不管是《追尋美國夢》的記載，還是范琪斐的推測，每個時代的美國人所追求的美國夢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有略為差異的想像，但不難發現，都是在透過自身努力、便有追求「經濟穩定」生活的機會。

然而，對於美國夢是否還存在的討論，各國學者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看法，范琪斐分析，美國人對美國夢的大規模討論，經常出現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原因在於，如果美國夢的定義是「經濟穩定」，景氣好的時候，大部分人在經濟不錯的狀況下，並不會特別想檢討所謂的美國夢，然而景氣一差、經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人們就會開始檢討，美國夢是不是有了危機？美國夢從戰後到 1970 年代都處於穩定狀態，一直到兩次石油危機，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問題造成美國經濟開始走下坡，美國夢也開始有了破口，美國人自己也開始懷疑「美國夢」的存亡與否。

美國政治學學者、曾任歐巴馬、柯林頓多位總統顧問的 Robert David Putnam 在 2015 年發行的《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被《紐約時報》譽為當代美國社會及政治領域的必讀書目，他以自身於 1959 年高中畢業的時代詳述大環境的變遷，1950 年代之前，他的家鄉俄亥俄州波特克林頓港，提供不同背景的孩子有「體面」的機會，那是經濟和教育快速發展、收入及階級較為平均的世代，出生在底層階級的孩子有許多機會可以透過自身努力翻轉階級；然

而 21 世紀的波特克林頓港，則是階級分化嚴重的地方，根據當地學校老師的說法，富裕的孩子把 BMW 敞篷車停在學校旁邊的停車場，旁邊則是許多無家可歸孩子們夜晚棲身的垃圾車。Robert 指出，更有許多孩子因為種族、性別被剝奪了實踐美國夢的機會，美國的經濟環境、家庭結構、養育方式徹底改變了美國夢提供「機會均等」的本質。

近年對美國夢的討論可能出現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及 2021 年的 COVID-19 疫情期間，除了失業問題、貧富差距的擴大，美國人又開始檢討起美國夢的危機，2016 年以「美國至上」的川普當選總統後，反全球化、反移民，甚至疫情期間種族歧視的衝突，當代的美國正處於「機會不平等」的情況，有別於「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機會」的典型美國夢，對於美國當地人、學者 Robert David Putnam 就指出：「1950 年代，我的故鄉猶如美國夢的化身，然而半個世紀之後，我的故鄉成了美國人的惡夢，不同階級的成長軌道將小鎮一分為二，社區裡弱勢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眼中的未來。」美國夢的變質除了對本地人造成影響，對於來自世界各國的「逐夢者」在各種含義下也發生了質變。

當美國本地人都開始質疑這場「夢」了，那台灣學生仍懷有「美國夢」嗎？從數據看來，答案是肯定的，選擇美國作為留學國仍是台灣學生的首選，疫情緩和後，整體比例更是有上升的趨勢，以工作為目的的研究所學位更是比前一年增長了 11.9%，那他們面對的又是怎樣的美國、「美國夢」的輪廓又有什麼變化？

第二章 不同的入場券、相同的美國夢

「隔壁同學」的美國夢路徑：畢業、當兵、出國



「那時候和朋友聊到（他）在美國的生活，就想說可以出去試試看。」現為美國台積電工程師的 Jim 在高三時萌生了到美國工作的念頭。

與許多留美的台灣學生有著相似的路徑，Jim 在大學時開始準備 GRE、托福等考試，清大畢業後考取相關成績證明、完成兵役後，便隻身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修習機械工程專業，順利取得碩士學位後，他沒有選擇馬上回國，而是開始在美國高度競爭的求職環境下尋覓棲身之地，最後，一個對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公司、被譽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美國分公司成為他目前的歸屬。

在台灣公司「另類」實踐美國夢 是手段也是對未來的準備

看似有些意外的決定也不在 Jim 預想的職涯規劃，他本來以為會進到美國公司的汽車廠或設備廠，在畢業之前他投了 200 多家的履歷、獲得近 20 個面試機會，最後拿到的工作機會並不多，最後他在評估薪資和待遇等因素後，還是選擇了來自台灣的公司。被問及既然一樣是台積電，有沒有想過回台灣，鏡頭前靦腆的他，想都沒想的一口否決：「沒有耶，這邊給的薪水是台灣（台積電）那邊的 2.5 倍。」除了薪資待遇，對於國際畢業生而言，公司是否會幫忙「身份協助」是找工作時更重要的事情，Jim 考量到台積電在員工一入職就會幫忙申請綠卡，最後接受了這個來自台灣公司的邀請。雖然同為台積電員工，但在

美國分公司又分為 Local-hired (當地招募) 和 Expatriate (外派)，公司只會幫像 Jim 這樣的 Local-hired 申請綠卡身份，從台灣外派過去的同事，三年約到就得回國。



不錯的薪資、又協助身份申請，台積電美國分公司成為許多台灣學子畢業後的選擇，Jim 身邊的同事便有 6 成左右來自台灣，但他也分享有些同事把這份工作當作拿到綠卡的一種「手段」，等待拿到身份後，便會另覓他處。他們在台灣企業「另類」實踐美國夢，卻也等待著持綠卡身份、進入美國公司的那一天。而 Jim 自己也表示：「我嗎？可能也會吧。」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其實我並不覺得我的『美國夢』已經完全成真了。」畢業後找到工作、順利留在美國工作，公司甚至在第一年就幫忙協助申辦綠卡，在外人眼中的 Jim 已是美夢成真的一員，他進一步解釋：「我想到美國的公司上班是因為想面對更多的挑戰，但現在在台積（電）有點太安逸。」身邊幾乎都是台灣人，Jim 除了在和美國同事溝通會用到英文，其餘時間都讓他誤以為自己「還在台灣」，如果哪天有機會，還是想要進到美國的企業，感受美式的勞動環境、企業文化。

美國連年成台灣學子首選 「美國夢」夜未央

優渥的薪資待遇、想像中美好的勞動環境，甚至好萊塢影集輸出的多元、自由文化，像 Jim 一樣、在求學時期便懷有「美國夢」的學生比比皆是，這些國際學生希望在美國取得學位、並且留在當地工作、生活。

根據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與美國國務院教育與

文化事務局 2022 年發布的《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 顯示，該年度來自全球的國際學生共有 948,519 人，人數在連續兩個年度負成長後，首次呈現正成長，相比前一年度，國際學生總人數增長了 3.8%，新進學生的成長更高達 80%，其中攻讀大學學位的人數減少了 4.2%，選擇研究所學位的人數則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17%。而在這份統計中，中國、印度、南韓為國際生主要來源國，來自台灣的學生除了連續 14 年位列前十，2022 年度更以 20,487 人次排名第六。而我國教育部兩岸及國際文教司的統計也指出，美國一直是台灣學生留學的首選，以 2022 年的人數統計來看，美國以 20,487 人（約 39%）以懸殊差距多於居次的澳大利亞的 11,877 人（約 22%）。除了搶著進入美國的校園，國際學生就業平台 Interstride 於 2022 年發布的調查報告《Is studying in the U.S. worth it?》進一步指出，不分國籍的留美國際學生，有高達 72% 的留學生想要留美工作，更有 31% 的人想要留下工作、並長期定居。

理想豐滿現實卻骨感 工作簽證中籤率創新低

佇立在紐約自由島，象徵自由、和平、人權的自由女神像，是許多留學生對「美國夢」的美好想像和象徵，但事實並非如此，如 Jim 一般畢業後便順利取得工作、並且由公司協助幫忙申請綠卡身份的國際生並不在多數。因為國際身份的問題，「簽證」便成了來自全球國際生想實踐「美國夢」最現實、也最殘酷的窄門。

以台灣學生為例，媒體《換日線》在 2023 年的報導就指出，在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 (USCIS) 往年的官方數據，每年台灣人能成功拿到 H-1B 簽證的人次，大約只有 2,000 多人，佔年簽發 H-1B 總數的 0.6%，而在 2,000 多位台灣人裡，並不只是留學生，還有其他想在美國就業的台籍工作者，因此對台灣留學

生來說，成功取得 H-1B 簽證的機會往往低於 10%（以 2022 年度 20,487 人次計算）。



除了本來就不算太高的簽證中籤率，疫情的穩定也讓更多學生回流，在今年三月份完成 2023-2024 財年的 H-1B 簽證抽籤後，美國移民局公布相關申請數據：申請人數創新高，來到 75 萬左右，而有效中籤率則創下歷史新低，僅有不到 15%的國際生拿到簽證的入場券，讓「留下」這件事的門檻又提高了難度。

需要「身份協助」？ 謝謝再聯絡是常態

「第一個問題他們問我需不需要『Sponsorship（身份協助）』，我填了需要後，頁面就跳出『Thank you』。」這是 Sabrina 在面試英國三大報之一的 The Guardian（衛報）美國分公司遇到的殘酷現實。

政大傳院畢業、先後曾在台灣和上海做行銷企劃工作，在對相關工作感到無趣後，因緣際會下進入《好奇心日報》擔任商業記者，也在這段期間，Sabrina 喜歡上產出報導供人討論、辨思的感覺，然而好景不常，在加入公司不到半年的時間，《好奇心日報》遭上海網信辦以「非法組建新聞採編團隊、違規提供時政新聞信息、開設原創新聞欄目，和刊登大量外媒時政類文章」為由，要求其停刊一個月、並進行「整改（整頓改革）」。雖然 Sabrina 就在這段時間離開了公司，但這段工作經歷也讓她體驗到做媒體的感覺，她發現自己想要學更多關於做報導的專業，特別是數據新聞，所以在自己的反覆思考、有美國夢男友的鼓勵下，她在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三年後，正式踏入美國領土，前往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主修新聞學。

講到對於留在美國的渴望，Sabrina 是這樣說的：「出國前我是沒有想要不

要留下來（工作），但到了東北（大學）我就幾乎確定自己要留下來了。」而這份篤定在於，她認為畢業後就回國可能學得還不夠多，但也因為科系問題，她只有 1 次抽取 H-1B 工作簽證的機會，所以她比別人更努力於累積自己的專業能力。



因為臨時簽證時間只有 12 個月、媒體業所開的職缺也沒辦法與科技業相比，Sabrina 在找工作時更顯得焦慮，如果要幾擠身對國際生相對友善的大媒體，競爭對手肯定也非常多、也非常強，但把希望投向小媒體，又會面臨他們對國際生簽證協助不熟悉的問題。而身處更傾向雇用母語人士的媒體業，讓 Sabrina 在找工作時出足苦頭，像曾經面對英國三大報之一的 The Guardian（衛報）美國分公司時，什麼個人資訊、作品都還沒展示到，便因為需要 Sponsorship（身份協助），頁面直接顯示「Thank you」。幾經輾轉和煎熬，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彭博社（Bloomberg）的實習，並且在實習結束後取得洛杉磯時報（LA TIMES）的正職工作。

花光一年積蓄 就是要留在美國

去年 3 月，Sabrina 正處於「留職停薪」的狀態，她並沒有抽到可以繼續留在美國工作的 H-1B 簽證，「再六十天如果想不到辦法，我就要滾蛋了。」她自嘲並苦笑著分享，歷經焦慮和「寸步難行」最終消耗透過大量的金錢和心力、透過 O-1B（傑出人才簽證）順利留下了。

時隔一年，回想起那段隨時會被「逐出國門」的時期，Sabrina 還是覺得歷歷在目。因為在 H-1B 申請期間意識到當時公司（LA TIMES）法務的效率和積極程度令人堪憂，所以找到有 O-1B 這個簽證機會時，Sabrina 毅然決然地將第

一年工作所存到的錢投入申請簽證的律師費，為了讓案件可以提早被審理，她也多付了 2000 元美金申請加急，而在加急後所收到的結果是沒有通過，但接受補件。這時距離她 OPT 到期後的滯留時間只剩 30 天，被拒絕的這個結果是她與律師從未想像過的。這時的她，本以為已找到浮木，但心情又在接收到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後墜入谷底，緊張、焦躁的感受佈滿她成日的生活，律師這時給她兩條路：一、逐點回覆審核官的疑問，但耗時可能較久，並且該審核官可能本身就非常嚴格、會一直想找漏洞；二、直接放棄第一次的申請，重新遞交一份資料。在沒多少時間糾結下，Sabrina 帶著忐忑的心選擇了後者，她們將資料原封不動的遞交，並且再一次的付了加給費用。

就在滯留期只剩兩週的時間，Sabrina 終於拿到那張讓她心力交瘁、整天處於緊繃狀態，共花費 1.5 萬美金的「生存資格」。

除了自己飽受煎熬外，其實 Sabrina 的朋友在那段時間也顯得「進退兩難」。「我也是後來才知道，他們（朋友）在私底下都會一直問說，所以她（Sabrina）拿到了嗎？」Sabrina 分享那段時間是真的不想和朋友社交，因為很怕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問到「那個」問題。甚至曾為了散心，飛到費城找朋友小聚，在打包行李時，難過的情緒就瞬間籠罩全身：「我是不是要打包行李、準備回台灣了？」時至今日，她對於成功「留下」還是感到些許的不敢置信。

不是不想回台灣 而是台灣有沒有我的容身之處？

「我很擔心回到台灣沒辦法做我想做的事！」申請 O-1B 的過程充滿煎熬和不確定性，Sabrina 也不是沒有懷疑過自己需要花這麼多錢堅持下去，她回憶起那時候的心情，並不是在想會不會「值得」；而是，是時候「放棄」了嗎？因

為她待過亞洲的職場，知道無止境加班、沒來由的加班是一種既定文化，另外，台灣的媒體環境，讓她沒辦法受到「尊重」，除了大環境對記者這份工作相對負面的印象，數據新聞在台灣的新聞產業也還沒受到較普遍的重視，所以分工也沒有那麼明確，能發揮的想法可能也有所受限，所以她決定「賭一把」，用一年的積蓄換取能繼續做喜歡的事的可能。

「那段時間就是很痛苦，其實也蠻生氣的。」當時的公司雖然嘴巴說不會解雇她，但也沒有付諸任何保護、支持她的行動，所以 Sabrina 在簽證申請期間，其實也一邊在找其他工作，最後她順利取得 O-1B 簽證，也離開了前公司，進入 The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任職。

在這之前，因為簽證的不確定性，Sabrina 很難認真思考自己中、長期的職涯規劃：「從 2019 年到現在，我來美國也 4 年多了，一直到今年我才有辦法好好思考我的人生。」因為暫時不用繼續擔心簽證要如何延長、有沒有合法的身份可以留在美國，她才開始意識到，過去的四年她是如何戰戰兢兢地為了留下而努力、甚至是焦慮。「我意識到這是我人生第一次花錢去從事一個工作以外，單純屬於我個人的興趣、沒有其他目的的消遣。」Sabrina 分享自從她順利取得簽證、換了新工作後，她在下班後開始與朋友一起打羽球、學陶藝，這讓她想到小時候曾學過鋼琴，也被老師稱讚很有天份，但學業負擔開始變重後，父母便以會影響課業為由，停止她的鋼琴課程，好像做每件事都要對學業、職涯有幫助才值得去做。但 Sabrina 在歷經幾年的不安，現在的她體悟到，應該要多花點時間在下班時間的調劑，也就是所謂的「work & life balance」，然而這樣的平衡，她在美國做得到，但場景拉回台灣呢？答案可能是問號。

「Washington Post 會不會做一些新的東西？我有沒有機會參與到？」諸如此類的興奮是 Sabrina 換到新公司後的期待，在美國生活的這幾年，除了重新審

視了自己對工作、生活的想法和規劃，她也期待在工作上的不同突破，因為她知道她在做的是很新、很有趣的事，所以能更投入在自己的工作裡。



儘管 Sabrina 提到近期台灣的新聞業也有所成長，尤其越來越多人開始認識、並且重視數據相關新聞，讓她有所改觀，但她還是打趣地說：「一想到薪水那麼低，我還是不要回去好了。」

不同的背景、拿著不同的簽證，Jim 和 Sabrina 用自己的實力和努力，正一步步實踐他們的美國夢，夢裡除了有較好的薪資待遇，但之所以有各種顏色的可能，是因為這個地方讓他們可以突破自我，而這份突破是被支持的。這個夢可能有不同的起承轉合，但都是他們歷經拼搏，想要實踐的「美」夢。

第三章 只是想「留下」有這麼困難嗎？

不費吹灰之力拿到綠卡 天選之人的「綠卡樂透」



「那時候只是聽朋友說有『綠卡樂透』這件事，想說那麼好就抽抽看，沒想到就中了。」從力源平穩的語氣道出的，是每年中籤率不到 1%、只有不到 0.5% 的申請者能順利拿到綠卡的「抽籤移民計畫」，俗稱「綠卡樂透 (Green Card Lottery)」。

目前是 Amazon 軟體工程師的力源，因為朋友隨口提及的話題，讓他拿到讓眾人欽羨的綠卡樂透、也不必擔心未來是否能繼續留在美國。這樣的綠卡樂透，美國政府一年只會發出近五萬張給來自全球各地的申請者，然而這些幸運的中籤者事實上也只是拿到「綠卡申請資格」，在自行查詢到中籤後便要依序號先後提出文件展開申請、按壓指紋、身份調查，進而面試，申請期限將近一年，若沒有在期限內完成相關程序，那好不容易到手的綠卡樂透也只能作廢，所以幸運中籤、也成功申請到綠卡的力源簡直是天選之人中的「天選之人」。

做「美」夢的資格 搞懂簽證層層關卡

綠卡、簽證之於國際學生，就像想留在美國工作、生活的「資格」，想要獲取這資格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對於想要赴美取得正式學位的國際學生，首先要先取得 F-1 簽證。對於未具有美國國民或居民身份的學生要以學校核發的 I-20 入學證明表格申請，美國當局在入境前就會先確認國際學生的身份和財力，以確保該生是對美國有貢獻的可能，也要確保其能自行負擔開銷、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負擔，而持有 F-1 簽證的學生必須是 Full-time Student，只允許校

內工作。



在學期間若想取得工作資格，國際學生必須申請 CPT (Curricular Practical-Training) 簽證，申請資格除了必須是 Full-time Student，並且需要入學至少滿一學年，透過修習實習學分，獲得與系所課程領域相關的工作錄取書方可申請。

完成學位後的國際學生，若想留在美國工作，就得在學位完成前的 90 天或畢業後的 60 天後內申請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簽證，但開通通常需要一段作業時間，所以國際生通常都在畢業前就會先行申請，美國政府規定 OPT 生效後的待業時間不能超過 90 天，簡言之，國際學生需要在簽證生效的 90 天內找到工作，否則就有被「驅逐出境」的危機。不同科系的畢業生也有對應不同的簽證規範，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學生的畢業生申請 OPT 的時間可以延長最多 24 個月，也就是所謂的 STEM OPT，所以該領域科系畢業的國際生，最多可申請 36 個月的 OPT 簽證，而非 STEM 學程畢業的學生的 OPT 簽證只有提供 12 個月的時效。

而 OPT 還只是臨時簽證，若想長期留在美國工作，國際生普遍會申請 H-1B 工作簽證。該簽證是國際學生在 OPT 到期後可以留在美國工作的正式簽證，必須由雇主替員工申請，因此要申請 H-1B 簽證的前提是要先找到工作，並由所屬公司代為申請。H-1B 工作簽證採抽籤制，一年抽一次（通常在 3 月左右進行），持有工作簽證可在美國工作 3 年，3 年期滿可以再延長 3 年，只能延長一次，共 6 年，期滿後想繼續留下就必須獲得綠卡（永久居留權）。

根據美國移民局 (USCIS) 公布的 H-1B 簽證規則，每個財政年度都有固定發放簽證的額度，每年在 65,000 份左右，另外還有 20,000 份是提供給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碩士、或博士的畢業生，此外，受聘於高等教育機構或其附屬

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政府研究機構則不受上述所說共 85,000 份額度限制。



H-1B 中籤率創新低 越來越難求的工作簽證

在美國移民局 (USCIS) 3 月份完成 2023-2024 財年的 H-1B 簽證抽籤後，公布了今年度的抽籤結果，與過去幾年的申請數量相比，有顯著的增加，這也意味著，今年度要抽到 H-1B 工作簽證的機率創下史無前例的低，將近 78 萬人申請，經過移民局剔除不符資格的申請者後，仍有 758,994 人競爭簽證資格，最後有 110,791 人中籤，中籤率不到 15%。根據《華爾街日報》指出，許多國際生铤而走險，透過人頭公司重複申請、提高中籤機率，官方統計有 408,891 份符合多個合法登記的申請者，是由 96,000 人提交，相當一人提交了 4.25 份申請，這不合理的情形，讓國際學生在畢後想循正規管道申請到合法工作簽證顯得越來越困難。

像力源一般幸運的人少之又少，多的是為了簽證問題頭痛不已、費盡心思的畢業生。

留下的付出：抽了四次簽未果、碩畢又讀了兩個學程

「我們公司的 CEO 看到我就說，從來沒看過有人抽第四次會抽不到 (H-1B)，欸結果我還真的就抽不到。」 Joanne (化名) 講起自己歷經四次抽籤都未果的過程，除了無奈還有些像是自嘲的玩笑。

因為媽媽從小灌輸應該要到「別的」國家讀書，所以 Joanne 在國立臺北大

學畢業後，便前往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修習會計碩士學位，出發前的她其實並沒有想過「留下」的問題，直到在碩士期間的實習工作，讓她感受到美國勞動環境的高度自由及很優渥的薪資條件，讓她開始想著留在美國工作也不錯，一開始萌生的念頭也很簡單，因為自己的專業並不是 STEM 科系，就至少待滿 OPT 簽證一年的時間，多少補貼學費的支出，抱持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平穩心態。

等到自己開始找工作才發現，原以為自己沒有「雄心壯志」：想拿綠卡、深耕在美國，一切會相對容易，但後來才發現，光是要找到一個願意接受自己沒有美國身份的工作是多麼困難的事，無數封有去無回的求職信、遇到被詢問需不需要 Sponsorship（身份協助）就沒有下文的個人資料調查，都讓 Joanne 疲憊不已，「算了啦」的心態也逐漸麻痺了自己想留下的初心，一直到 OPT 已經啟用、90 天內若沒有找到工作，「補貼學費」的心願便無法達成了，這時前實習的公司找上了自己，因此 Joanne 在最後的危機時刻也找到了自己的棲身之地。

雖然這間公司大方的歡迎 Joanne 的加入，但那是一間德國公司，所有的員工幾乎都是從德國派來的，他們並沒有幫員工辦過 H-1B 簽證，對於一切流程是生疏的，所以 Joanne 要一直「追」著公司幫忙她申請工作簽證的抽籤，所幸公司的主管、法務都很願意幫忙，連同 Joanne 在內的一行人對於抽籤結果都是很樂觀的：「就是覺得會抽到嘛，有什麼好擔心的。」結果被律師通知的結果竟然就是存在內心小小的、不想面對的聲音：「如果沒抽到，我要怎麼辦？」

本來只是想著留下來一年、把學費多少賺一點回來，但隨著待在美國工作、生活的時間越來越久，想要長久留下的想法，推翻了當初自己走一步、算一步的釋然，所以就在得知沒有中籤的時刻，Joanne 急忙詢問身邊的人，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讓她繼續留下，這時她從碩班同學的嘴裡聽到了一個方法：「Day-

1 CPT」。



所謂的「Day-1 CPT」其實可以視為在學的工作簽證，但美國當局有規定，工作要與所學相關，為了申請此簽證，Joanne 還請公司幫她更改了職稱，就這樣，她找到了順利留下的方式，但也迎來她在美國工作最「黑暗」的幾年。

「雖然是合法的，但我會說是一種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方法。」以 Joanne 的說法，她一週有 10 小時的課，但在這段期間，老師也並沒有上課，多數的同學就是在滑手機、做自己的事，儘管有上課、作業，也可以視為在「搪塞」時間。「那個學校教我什麼你知道嗎？電腦開機、關機，然後怎麼用 word 和 excel，我一直跟我主管抱怨，你看我上這個爛學校，他們也覺得我很可憐。」Joanne 講起那段為了留下而做出犧牲的時期，還是滿滿的無奈，由於在這種提供 Day-1 CPT 的學校，你什麼都能做，就是不能「翹課」。所以在那一年的時間，Joanne 每週都要花 10 小時的時間，學不到任何新知識、也沒辦法隨心安排自己的行程，她初嚐了為了留下付出的代價。

「第二次了，不可能沒有吧。」終於在苦熬了一年之後，Joanne 迎來第二次抽 H-1B 工作簽證的機會，然而幸運女神還是沒有看到她著急的揮手，她再一次的落選。

有了「經驗」的她，知道前一年讀的學校還有另外一個學程有提供 Day-1 CPT，所以她把心思動到申請另外一個學程，但就在這時候，另一個晴天霹靂的事情發生了，當她準備向學校提出另一個申請時，她被該校通知學校被美國移民局撤銷了提供 Day-1 CPT 學程的資格，想好的那條退路，終究只能止步。

「我真的很傻眼，當下就只想哭。」遇到諸多不順，Joanne 已經心如槁

木、沒辦法思考下一步該如何繼續。這段時間，她所經歷的不只是時間被綁住、無法恣意規劃自己安排的不自由，還有不知道自己「明天會在哪」的強烈焦慮，想要回家也不敢，雖然所持簽證是合法、美國移民局核發的，但光想到海關人員若詢問：「已經有了芝加哥很好的碩士學位，為何還要唸一個甚至不是大學學位的學程？」就不禁讓她卻步，種種的「水逆」讓她所有的壓力、情緒傾瀉而出，Joanne 想著是時候放棄了。

現實的窄門已經讓她感到筋疲力盡，美國夢再也不美、而是每天無情提醒她：「你不屬於這裡。」的惡夢。

「我們不要放棄，好嗎？」這時候，Joanne 的主管開始與法務討論，要怎麼做才能讓她順利留下來，他們一起打給原本提供 Day-1 CPT 的學校，詢問是否有「推薦」其他學校，「一般來說，他們是不能這樣講的，但可能他們也要停辦了，所以也無所謂了、就和我們分享了芝加哥也有提供這項服務的學校。」Joanne 講起這段記憶，顯得有些戲謔和好笑，除了有種歷史不斷上演的既視感，也說明了這樣的簽證為什麼是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無法言說」。

雖然找到後路了，但 Joanne 那時候的心情完全鬆懈不下來：「我很認真的跟他（主管）說，我想放棄了，經過這三年，我壓力很大，我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麼，不能為職涯、甚至是明天做計畫，明年再沒抽到我就沒學校讀了。」在誠實且疲憊的告白後，她要求公司幫忙申請綠卡。

因為是第一次處理員工的綠卡申辦，主管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經過與公司法務的討論後，Joanne 發現了律師不溫不火的態度、為了公司利益甚至在說服公司不要幫自己辦綠卡，她決定主動出擊，給了公司三個方案：一、申請 O-1B（傑出人才簽證）；二、申請 L-1（公司內部調派人員簽證），將她調職到加拿

到分公司一、兩年後再調回芝加哥分公司；三、直接申辦綠卡。在與公司的無限來回後，Joanne 和公司取得共識，她馬上去讀提供 Day-1 CPT 簽證的新學校，公司也同時啟動綠卡的申辦。



眼前的問題看似曙光乍現，然而 Joanne 這次讀的學校不再只要求「點名」，而是有扎實、甚至有些繁瑣的課程規劃，課後還有負擔不小的作業，所以她下班之後不只需要例行的「打卡」，更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應付於她職涯毫無幫助的數學、生物學等課程。

好不容易又到了隔年抽 H-1B 工作簽證的時候，Joanne 毫無意外的，再次未中籤。

「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看綠卡申辦的進度。」 Joanne 的一天就是上班、上課，回家睡覺。日復一日的生活，在某天被一封信件改變了：「某天律師突然跟我說，你抽到 H-1B 了。」那時候是 9 月，照理來說並非工作簽證核發的時間，但當年有許多抽到 H-1B 申請資格的人並未在期限內提出申請，所以美國移民局在第三季展開「補抽」，也就在多年抽籤未果、綠卡已經開始申辦的期間，Joanne 拿到了那張原本殷切期盼、後來想也不敢想的工作簽證。

因為綠卡申辦的流程持續進行中，本以為這次的工作簽證對 Joanne 已經不大有用處了，但她興奮地分享：「我馬上申請退學。」歷經三年下班就要馬上去上課，時間安排毫無自由的生活，Joanne 一想到自己即將要解脫、懇切的說：「直到那一刻，我是真的覺得我有自己的人生了。」簡單的一句話，道出她這幾年的壓抑和無奈，雖然只是「上課」，但她所被剝奪的不只是休息時間，更多的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每下一個決定前都要猶豫：「明天的我會在哪？」看

著同齡的朋友，無論在美國和台灣，可能都有中遠期的目標，而她只能為了「留下」載浮載沈的過每一天，而支撐她堅持下去的信念其實非常簡單，她不想放棄在美國高度自由的勞動環境，和與台灣相比有不小落差的薪資待遇。



在轉換到 OPT 簽證的隔年五月，Joanne 如願以償收到那張讓她可以自由出入境、不必為明天而擔心的綠卡。回想與「身份」拼搏的這一年，Joanne 也以自身的經驗分享，為什麼要讓雇主為國際員工申請簽證，並非易事，工作第三年的她剛好在會計部門，所以她每個月都清楚看得到公司為了她一個人要留下，多花了多少錢，粗糙的說，申辦一張綠卡約莫要花 3 到 4 萬美金，中間還有一段繁瑣的過程要經歷：首先，公司必須先向相關部門申請，接著政府就會開始審核這個工作缺的職位、薪資待遇是否合理，以防某些不肖公司為了精簡人事成本，低於行情聘請需要急著找依靠的外籍工作者；再者，公司要將徵人啟示公告在 2 到 3 個公開管道，像是廣播、報紙，以確保這個職位是真的沒有適任的「美國人」，所以才要給這位外籍人士長期拘留的綠卡簽證，在這「徵人」的過程中，只要有人遞交履歷，公司就一定要面試，為期兩個月，滿期後公司還要寫一份報告書，說明為什麼沒有適合的本地人可以任職，所以一定要聘用這位外籍員工、請政府幫忙協助該員工的綠卡簽證，除了上述繁瑣、冗長的流程耗時耗財，等待的時間要再加上美國公部門很「佛系」的效率，所以這一場綠卡馬拉松，可以說是 Joanne 拖著公司一起完成的。

基於上述勞心勞力的申辦過程，Joanne 誠實地分享，自己當然要有相當的工作能力和不可取代性，公司才會為了自己的身份而一起努力，另外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自己要積極，尤其她所處的公司並沒有舊例可參、缺少公開透明的管道，所以每天追著主管問進度就是她展現積極的方式，除了提醒主管有這件事，也要清楚的讓公司知道「這件事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其實在這過程中，我並沒有覺得自己付出了很多，我就是知道目標在

那，然後需要經歷這些才能達到。」 Joanne 回想起自己一步步實踐美國夢的過程，少了當下的氣憤和焦慮，不過她也開玩笑的說：「拿到綠卡的那一刻，我反而有點不知所措，因為那五年我都在追逐綠卡，拿到後反而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了。」



在這段過程儘管有再多折磨和不順，Joanne 依然確信這樣的工作模式、生活環境是她想要的，而她也透過自己的堅持，在滿佈荊棘的路上，開創了屬於自己的美國夢。

求生的手段二：薪資砍半、先調職再入境的 L 簽證

對比 Joanne 公司對於身份協助的陌生，許多美國大型國際企業因為聘請了非常多來自世界各國的員工，所以對於 H-1B 工作簽證、綠卡的申請都再熟悉不過，也有非常透明的規範和流程，作為跨國電商企業，Amazon（亞馬遜公司）對於拿簽證就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Jean 在 2019 年開始在 Amazon 的工作，一直到 STEM OPT 的 36 個月效期到期之前，她抽了三次 H-1B 工作簽證都落空，所以公司就將她調到加拿大溫哥華的分公司，屆滿一年後就可使用 L 簽證（跨國企業經理簽證）再次入境美國。

為了爭取隔年再入境美國的資格，Jean 付出的是薪資將近砍半的代價。但就在調職到溫哥華的時間，公司開始大舉裁員，她不得不為自己想其他出路，所以開始思索著，是否要堅持留在美國、又或是申請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會有這樣的想法，與她始終沒辦法確定「明天」自己會在哪有關，與其漂泊在自己

無法掌握的狀態，若有機會，她想將關於未來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上，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回台灣」始終不在選項之一。



簽證或許是每個「外來者」要面臨最現實的考驗，但作為台灣學子一直以來的首選，美國提供給來自全球工作者簽證的取得越來越困難，但還是有不少懷有美國夢的學生想透過一切手段、用盡一切可能，突破現實簽證的困難，無論是多讀幾個學位、先出境等待入境等方法，都不是特例，而是在美國境內，每年都持續在發生的現實，因為不管多難，這群逐夢者，都想追夢。

第四章 「STEM」科系不再是入場的免死金牌：上一秒拿 著錄取信辦簽證，下一秒卻收到被裁員的通知信



美國總統拜登於 10 月 30 日簽署首項人工智慧行政命令，除了要確保 AI 發展的風險管控與創新發展，更承諾美國未來將簡化簽證流程，以便擴充 AI 人才。

類似關於吸引科技人才的政策其實早在 2006 年，美國當局發覺未來可能面臨人才缺乏的問題，時任總統小布希便提出以「知識經濟時代」為教育目標，繼任的歐巴馬總統更近一步在 2011 年提倡創新與科技、教育的重要性、推動 STEM 課程，三年後投入 31 億美元在 STEM 教育上。

所謂的 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領域，根據美國國體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的定義為：包含工程、生物科學、數學和物理科學的相關學科領域。一般來說，相關領域也包括涉及使用工程、數學、計算機科學、自然科學（包含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和農業科學）進行學術研究、創新，或開發創新技術的領域。而之所以會有 STEM 領域及相關政策的推行，就要回溯到美國對於 STEM 領域專業人才的缺口，2015 年美國大學有超過 42% 的 STEM 研究生是來自國際的學生，在計算機科學及電氣工程領域更有超過 79% 的研究生來自國外。

據美國商業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統計，2008 到 2018 年間，STEM 領域的工作機會成長是其他類型的一倍，美國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更進一步指出，美國到 2015 年有高達 860 萬個 STEM 領域相關職

缺，而 STEM 職業的平均年薪是 87,570 美元，約為非 STEM 職業年薪（45,700 美元）的 2 倍。



也因為 STEM 科系提供較多的名額及簽證申請的優勢，在 2021-2022 學年，有高達 54% 的國際學生選擇 STEM 科系就讀，其中又以數學與電腦科學領域（Math and Computer Sciences）以超過 20 萬人次的紀錄成為學生的首選，其次則為工程學程（Engineering），累計 188,194 人。學者黃庭玖針對美國政府制定 STEM 國際學生相關政策的研究就指出，美國 STEM 招生政策的制定，與課程、簽證與就業三個拉力因素一致，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STEM 學生在面對申請名額、簽證申請，都有著相比非 STEM 學程國際生較大的優勢，而這兩項優勢也影響了國際學生在畢業後的求職路。

來自全球的國際學生有超過半數的比例選擇 STEM 學系，那麼來自台灣的學生呢？根據《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的統計，目前在美求學的台灣學生有將計七成（69.8%）選擇 STEM 科系就讀，人數遠多於其他學系。這與上述所說，對於國際生身份挑戰的困難有著正向關係，也因此目標在完成學位後要留下工作的台灣學生，多數也選擇就讀有相對優勢的 STEM 科系。

拿到 STEM 科系的畢業證書 就代表獲得入場的「免死金牌」了嗎？

「那天我剛好要去辦工作簽證，所以我人在美國在台協會，我就是拿我的 job offer 紿他，但過沒多久我就收到被開除的通知了，真的是很好笑。」Jessi 在今年 3 月離開 Amazon，回憶起收到被裁通知的那天，無奈又有點忍不住笑出來。

Jessi 是 Joanne 的妹妹，循著姊姊的路線，大學畢業後前往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就讀資料科學碩士班，她在畢業前就進入 Amazon 實習，並在畢業後順利轉正，更幸運的是在工作第一年就抽到 H-1B 工作簽證，順遂的過程也讓姊姊開玩笑的嫉妒：「因為我們抽籤的年份有重疊到，我就想她有三次機會，幹嘛搶我的，她在那邊很開心，姊姊卻要哭出來了。」

Jessi 好像從來不用擔心「留下」的問題，然而美好的劇本卻在任職不到兩年的時間，多了場加戲、一場改變人生藍圖的戲。

「在真的被通知之前，有很多的風聲，在不久前亞馬遜也有一波裁員，我的朋友就在那時候被開除了。從上次的經驗，完全沒有辦法預測為什麼會被裁，所以同事之間也會想下一個可能會是自己、甚至主管也會建議我們做好準備。」 Jessi 談起被裁員前，公司的氛圍就是人人惶恐，而在那個時間點，Amazon 並不是唯一一家展開大動作裁員的科技公司。疫情期間，美國科技業股票翻倍，許多大企業展開一連串的人才招募，直到 2022 年中下旬開始，全球新冠疫情回穩後，時序進入到後疫情時代，科技業的發展開始萎縮，在經濟發展不如預期的情況下，企業選擇以精簡人力來省去人事成本，據財經媒體《鉅亨》今年初的報導，光是微軟、亞馬遜一月宣布的裁員人數合計影響 2.8 萬人。

收到被裁通知的當下，Jessi 人剛好在台灣的美國在臺協會辦理工作簽證，「1 月 18 號，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但就像她說的，在那段時間可以說是人人有「機會」、各個沒「把握」，接到通知當然會難過和沮喪，但很快的，90 天內一定要找到工作的焦慮沒有讓她有喘息的空間。

根據美國移民局的規定，使用 OPT 或 H-1B 簽證的受雇者，在結束一段僱傭關係後的 90 天內必須找到新僱主，否則簽證就會失效。揉捻著難過、傻眼，

和不知所措等複雜情緒的 Jessi，馬不停蹄的開始找工作。



因為失業時剛好在台灣，所以 Jessi 也不是沒有想過是不是就「回來」？再加上爸媽半安慰、半玩笑的「邀請」她回家，一邊求職、一邊思考，她發現她沒辦法放棄在美國的工作模式。這樣說並不代表 Jessi 在亞馬遜的工作很簡單、順利，事實反而是她歷經了一陣子的挫折和無力，因為工作性質，沒有人會告訴自己自己做的是對的還錯的，只要在「沒有錯」的情況下，她就該繼續做下去，再加上工作棘手的程度已經不是自己可以輕易完成的，她出社會後的第一份工作雖然就進到了令友人欽羨大公司，但她也深刻體悟到風光背後，要付出的努力是無法量化的。

90 天的求職驚險記 等待回覆的漫漫長路

在這樣的挫折下，Jessi 反而享受起充滿挑戰的工作環境，而她也進一步解釋，為什麼她不想脫離美國的工作模式。以軟體工程師這份工作為例，美國的做法是工程師主導整個團隊，PM (Product Manager, 產品經理) 比較負責人與人的溝通管理，及協助經手項目交接、較瑣碎的事；相比台灣以 PM 為首的工作模式，可能就會有職銜凌駕專業之上的問題，她間接說明，這或許就是導致台灣普遍工時長、加班情況嚴重的問題。和自己大學同系、現在也在台灣相同產業工作的同學聊天時，她很慶幸自己不用因為主管沒下班，就不敢離開公司的「無意義」加班，負責的專案有問題，她可以直接找資深工程師一起找出問題所在，所以「回台灣」的這個選項，沒有猶豫太久就被剔除了。

但就在下定決心要留在美國、回到美國積極投履歷時，她再一次被現實打擊。

與接受自己被裁員的事實相比，等待公司回覆履歷的過程更讓 Jessi 感到挫折，一邊要不景氣的市場尋覓工作機會，一邊又要注意簽證到期的計時器走到終點，在這過程中她只能不斷在 Linkedin 上找職缺，沒有面試的時候就不斷讀書、刷題（工作相關筆試測驗），隨著到期日越來越近，心中的焦躁和抗拒回台的情緒就更高昂，後來在 60 幾封求職信寄出後，終於拿到一份新工作。

「倒數計時器好像就突然停下來了，就這樣了嗎？」 Jessi 歷經瘋狂找工作 的疲憊後，在正式接收到職缺回覆後，第一時間顯得有些茫然和不敢相信，長 期處於高壓狀態下的她，緩了幾天後才回過神：「我可以留下來了。」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裁員潮一路延燒到新公司，Jessi 不諱言談到自己的擔 心：「坦白說是會，我現在就是盡量不去想，那如果真的發生了，至少我也有經 驗了？」語畢還自嘲自己今年才被裁員的經歷。

Meta 走一遭 被開除的博士生陷「中年危機」

在美國這波科技業裁員的浪潮，不管你在多大的公司、有多響亮的學歷背 景，都難以倖免，楊昇就是落難的其中一員。

清大工科所畢業，因為主要研究核子工程，畢業之際剛好遇到福島核災 後、台灣民間社會吹起一股反核的風，工作機會相對就變少了，在經過朋友的 延說下，楊昇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攻讀博士學位，在博士生生涯的 6 年間，他發現自己對於做學術研 究的確沒有興趣，在各種嘗試過後，他選擇以自己還算喜歡的「寫程式」開始 找工作。

幸運的他，剛好在科技業大舉招人的時間進入求職市場，2021 年，美國在疫期間，科技業不只股市開紅盤、時任總統川普也給予許多企業補助，企業在有大把資金作為後盾下，就想大規模的投資，但也就是遇到這個黃金進場點，讓他「成也 Covid、敗也 Covid」。



2021 年在 Meta 實習 12 週的楊昇，隔年在完成博士學位後，9 月順利轉正、正式進入公司，11 月馬上被通知要收東西走人。

「11 月就是一個很爛的時間，因為馬上就緊接著感恩節和聖誕節，基本上不會有人在那個時間點徵人。」除了被裁員的糟糕心情，楊昇除了被 OPT 簽證期限追著跑、還遇上了最差的求職時間，說是「寒」冬一點也不為過。

「我花了 6 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拿到一個滿意的 offer，感覺努力終於要有回報了，但結果就是你很有可能在 90 天後，一切努力就白費，要回台灣了。」楊昇回憶起那段時間還是覺得很痛苦，當時的他天天做惡夢。

儘管焦慮、痛苦，他知道自己沒時間消耗，所以每天的他都呈現很規律的「找工作狀態」，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電腦前 2-3 小時，打開 LinkedIn 「點、點、點、點……」把前 5 頁的職缺、一天限制的 100 個機會投完，接著就開始準備面試和刷題。由於離職生效日是 1 月中，楊昇有近 6 個月的時間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但因為大環境差、離職的時間又不利找工作，他幾乎是找到最後一刻，才收到現在這間公司的職缺，前後投了 500 家左右的公司。

在這過程中，楊昇也想過要回台灣，甚至和台積電有初步面談，簡單介紹了自己的學經歷，台積電願意以年薪 200 萬台幣雇用他，不過這薪水和他在 Meta 的 28 萬美金（約莫 900 萬台幣）落差太大，所以他就打消了回台的念頭。



回想 3 個月的「Meta 奇遇記」，雖然進入世界知名的大企業很興奮、拿到高額的報酬很開心，但也就是因為在大公司工作，每一個員工所擔任的螺絲釘的角色就又更小，在分工非常細緻的狀況下，楊昇也曾經迷惘過：「我的人生就這樣了嗎？」而這份迷惘並沒有因為自己歷經被裁、找到新工作而消失，即將邁入 30 歲的他，形容自己正處於「中年危機」。

而這份危機與他在美國這幾年的生有高度相關，首先是博士班的同學都很厲害，會讓他不斷質疑自己做的事是不是比不上別人，聽到哪個同學、哪個實驗室又發表了什麼，什麼工作給了哪個朋友多少薪水，都會讓自己焦慮不已；到了灣區工作後，同質性的人又更多了，能在那工作的人都經過重重篩選，進到 Meta 也曾自我膨脹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很厲害，但後來就真的會知道：「沒有，我就只是個一般人。」高度競爭的環境下，讓這群人的「夢」，多了不少他人的影子。

畢業生的禁忌話題 人數逐漸變少的朋友圈

拼盡全力後，若在目標達成前就要回國，便會覺得心有不甘，不只楊昇有這樣心情，去年剛畢業、初入職場的 hsinyu 也分享，有沒有「找到工作」在朋友圈是一個禁忌話題，因為對於碩士畢業後的學生，若在 90 天內簽證到期前沒有找到工作，那就意味自己得打包行囊、準備回家。「常常經過一陣子，就會有一兩個同學音訊全無、默默消失在我們的朋友圈，後來輾轉才得知，他們已經回台灣了。」多數「被迫」回國的學生都會悄悄離開，因為不想被過度「關心」、甚至覺得自己顏面掃地，每年這樣懷有「美國夢」卻因為簽證問題搞不定、被迫回到台灣的學生不在少數。



畢業後、無法在簽證期限內找到工作，除了回國，或繼續讀 Day-1CPT 學程苟延殘喘，還有第三個選項嗎？Sam 口中的「ICC」和「CCC」提供了科技領域畢業、找不到工作，又迫切想留在美國的學生另一個選擇。

所謂的「ICC」和「CCC」提供的服務其實大同小異，差別在於前者多為印度人創辦、後者則多由中國人所有，是流傳於國際留學生圈的私人公司，他們提供留學生媒合工作的服務，但這項交易是需要經過面試、也要付費的，而且未來工作每個月的薪水也會被抽成，不過每間公司的規定不盡相同、收費方式也有所異處。看似獵奇、確實也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方式，卻吸引了許多找不到工作的國際學生慕名而去，熱門程度難以想像、時常一位難求。

Sam 在去年接觸到某間 ICC，雖然還沒畢業、對求職也沒有迫切的需求，但基於好奇還是投了履歷，經過面試後就開始為期六週的培訓課程。以這間公司為例，在培訓期間，公司會教你面試技巧，甚至還有回家作業，最重要的是，他們會幫你「打造」一個客製化的履歷，但他們負責訓練學員，說服自己擁有這份學經歷，到真正公司面試的時候，才會有所競爭力。等到這些學員真正拿到工作機會，不管這份工作的年薪是多少，真正進到學員口袋的就只有 7 萬美金，剩餘的一律由公司接收，但學員們仍需繳納全薪的所得稅，舉例來說，Sam 拿到一個年薪 10 萬美金的工作，自己拿到 7 萬美金、公司則分得 3 萬美金，但他仍須繳 10 萬美金的所得稅。

除了要被抽成的薪水，若是中途反悔想違約也有違約金，多數的公司也不會提供勞工保障給這些簽約學員，而他們也沒辦法享受真正工作母公司所給予的福利，因為他們的人頭是掛在這些「ICC」和「CCC」等外包公司下。



看似「穩賠不賺」的交易，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學生經過面試、擠破頭也想進去？近年美國工作難找、工作簽證難抽，也許「留在美國」不只是他們的夢，而是無論付出多少代價，最「賺」的事。

多了 24 個月的 OPT 簽證、本身就存在更多工作機會的 STEM 領域，也面臨一波接著一波的裁員浪潮，甚至有許多畢業生不惜代價、遊走灰色地帶，就是想留下，想要實現「美國夢」的成本越來越高、也有些扭曲。



第五章 在美國看到不一樣的美國，發現想回台灣也回不去了



「至少我感受到，晚上、週末是自己的時間。」Amazon 工程師力源簡單的一句話，幾乎是所有留美台生在美國實際工作後、不約而同提到的感觸。低薪、工時長、主管還沒離開就不敢下班、加班常常是沒意義的職場文化，及職權時常凌駕於專業之上……等原因，都是還有一群台灣學生懷有「美國夢」的主因。在這些看似「現實」的因素背後，其實也蘊藏著更多美國對這些逐夢者的吸引力。

目標不是拿綠卡 而是讓自己能對工作保持熱情

在大學時期，力源對美國其實沒有特別的嚮往，大一曾經想過要到中鋼（中國鋼鐵）工作；大二被台電（台灣電力公司）穩定的薪資、透明的升遷制度吸引，但後來選擇了一條自己也沒想過的路，卻在這條路上找到了自己所嚮往的發展。

「我的目標一直都不是拿綠卡。」這句話出自抽到綠卡樂透的力源或許顯得有些不厚道，但他進一步解釋，他一直在追求的，並不是得到多優渥的薪資、獲得多厲害的頭銜，而是很單純的、希望可以在專業領域上持續進步、對工作永遠保持熱情。「在這份工作會有一種感覺，時代的潮流是反映在公司的決策上。」自己在參與不同的案子除了可以接觸到目前科技最新的發展，成就感也會油然而生。難道回台灣後，這份熱情和成就就會因此消失嗎？「我覺得在

台灣那種勞動環境下，熱忱會慢慢消磨掉。」聽到這個問題，力源想了一下、誠懇的回答。時常聽到在台灣工作的朋友抱怨「不知為何」的在加班，以及工程師的心血會在專案經理一句話之後就改向，這些事不單讓人感覺心累、專業不被尊重，當疲憊到達臨界值後，更會對自己的工作逐漸失去動力，這是在勞動環境比不上美國外，更讓力源在意的。

講起出國前的想像，力源認為自己確實有達到當時設想的狀態：「我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不工作』。」會有這樣的反思是因為，自己台灣的朋友汲汲營營的工作可能只為了即早實現「財富自由」、退休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在強調「Work&Life balance」的美式勞動環境，他在工作的同時也有時間和心力去旅遊、培養興趣。

「如果沒有抽到綠卡樂透，我也會拼盡努力、拿到綠卡，留在這邊工作。」力源篤定的回答，為他的美國進行式加註了強而有力的堅定。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先確定自己要的是什麼 才能往下走

Edward 和 Jessica 自 2017 年畢業後，已經在美國生活了 6 年多，並且成功拿到綠卡，是多數人眼中循「美國夢」途徑的人生勝利組。

「本來就有計劃留下來的人成功（留下）的機率絕對比沒想過的人高。」Edward 分享著這幾年看到身邊台灣朋友來去的現象，兩人當年在父母的鼓勵、支持之下，都到紐約大學完成碩士學位，也在畢業後順利留下工作，隨後 Jessica 在一次公司的大案子立下功勞，就開始申請綠卡流程，而兩人也選在申辦期間登記結婚，順利在 2020 年 9 月拿到綠卡。



看似順利的過程其實也不盡然都一帆風順，和 Jessica 聊起國內因為薪資低、工時長吹起的「厭世」風氣，她心有戚戚焉的分享：「我朋友都說我現在過的很爽啊，可是他們不知道我在找工作時，面臨的是找不到就得滾蛋的焦慮。厭世？我也會感覺厭世啊，在台灣厭世可以躺下，但我知道在美國一躺下，就可能會被驅逐出境。」2015 年前往紐約大學攻讀生技創業的 Jessica，大學畢業正經歷太陽花學運，當時所引發的反中情感、對政治與經濟剝奪的不滿，讓「厭世」的氛圍瞬間瀰漫在當時的社會，沒有陷入這股厭世的迷惘，Jessica 反而一心想應屆申請上美國的研究所，從大學畢業前就開始為她的「美國夢」努力。

「你要確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Jessica 分享著自己到美國後最深的感觸，對於簽證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她從開始工作，就確定自己的首要任務就是拿到「身份」：「『會吵的人才有糖吃』這是我來美國工作後的心得。」，對這些外籍員工，最想要的就是身份，不見得是要在美國定居、成為公民，拿到綠卡後出入境的自由和穩定就非同小可，她緊接著說，一般大公司會有 SOP 讓外國人取得身份，可能達標、到一定管理階層，但她自己在小公司，老闆可能沒有想到這件事，這時候就要讓他知道：「我要的是身份。尤其美國就是那麼資本主義的社會啊，你對他有用，他就會願意去幫你辦這件事（綠卡）。」

拿到綠卡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美國人，而是擴大自己的選擇權

從「留下工作」為目標到開始「規劃人生」，Edward 和 Jessica 的生活在拿到綠卡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樣在工作、也是在生活，但有了綠卡身份後，對於很多事情的選擇也變多了，Edward 就分享自己經歷過需要 Sponsorship（身份協助）和擁有綠卡兩個不同身份在找工作的心境：「我有籌碼了，可以不屈就那些只是願意幫我辦身份的工作了。」除了有了更多選擇的機會，他們也做了重大的決定：買房子。

「買房」對許多人來說，可能代表著一種踏實，對於這些來到美國的逐夢者來說，踏實背後可能還夾雜著不為人知的心酸、努力過後的感動，某種程度也是證明自己「美夢成真」的象徵。而在旁人眼中，拿到綠卡身份、有穩定工作，甚至在美國買房的 Edward 就是「美國夢」成真的代表，但他本人卻不這麼覺得：「我不覺得這是夢，它其實就是現實。」想往更好的地方去、追求更好的工作待遇，這是很現實的事情，只是剛好這些事情發生在美國。不過談起七年前的決定是否值得，答案是肯定的。

Edward 和 Jessica 再也不必擔心哪天不能自由出入境美國，所以他們決定開始投資、也找到屬於兩人的落腳處，幸運的他們，在想法萌生、開始看房後的三個月內，便買到了他們現在住的地方，也在這時認識了同樣來自台灣的房屋仲介——Jack。

身為「大前輩」，Jack 看著這些「同鄉後輩」一路打拼到買房，很有感觸。自己在十多年前抱持著「想多看外面的世界」隻身前往美國，後來遇到了現在的太太，兩人對美國的文化、高度自由的工作環境都很喜歡，所以就一直在美國生活到了現在。會投身美國房地產工作，要將時序拉回 2015 年，當時自己與太太準備買房，對美國的房地產業有些研究，就萌生了「試試看」的想法，沒想到一做就做到第 8 年。

在美國房產業工作第 8 年，Jack 的第 1 個案子就是自己「委託」自己，所以那種「終於做到了」的感動歷歷在目，簽約時意識到自己就要深耕在這塊土地上的踏實，就好像是多年努力的里程碑。回憶起這些年遇過的台灣客戶，總會有種熟悉感，想著自己當年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也因為有類似的背景故事，比較容易和這些來自台灣的買方獲得共鳴和對話，Edward 和 Jessica 就是在朋友的極力推薦下，才找上 Jack。

「也有遇過那種看房看到一半就被 Lay off（解僱）的。」在這行工作，Jack 幫助許多人找到「家」，當然也遇過許多特別的案件，有很快速就成交的、也有在買房過程中大吵一架的，他深知經手他的都是花費不小的買賣、也可能是這些客戶人生中最大的一筆花費，更是許多人邁向人生新階段的重要時刻，所以作為見證者，他滿是感謝：「大家都是這樣辛苦過來的，我知道很不容易。」

「尤其我們台灣人的觀念，買房就是一件要定下來的事嘛。」和不同的客戶一起買到心儀的房子，Jack 笑著說自己就像是「圓夢者」，看著這些客戶可能跟他一樣隻身去到美國，經歷了不同的工作、周旋在各種簽證的限制，在簽約的那刻，好像就正式宣告「落地」了、真正屬於這裡了。

「美國夢」成真的門檻越來越高 台灣學子面臨的新挑戰

赴美將近 15 個年頭，Jack 對於這幾年美國大環境的改變、台灣年輕人想逐夢會遇到的困難心有戚戚焉。

2010 年，美國剛經歷金融海嘯的經濟低點，正走在復甦的路上，Jack 回憶起碩畢後開始找工作的大環境，H-1B 工作簽證還不至一張難求、求職環境也沒

有因為大廠大舉裁員的人心惶惶，比較要擔心的問題是：專業對不對口。當時的工作機會一面倒向軟體工程師，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生技領域的職缺，其他領域的畢業生要找到符合其專業的工作並非易事，要說服美國政府、企業，自己在該領域的才能比美國當地人還出眾是困難的。但也因為當時美國經濟正在經歷一波起飛，所以在專業對口的情況下，要找到工作、抽到工作簽證，並且順利留下是相對容易的，如此「好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間達到高點，科技業帶動各產業發展的大幅提升，工作機會更多、薪資待遇也很好。

而就在疫情緩和的近兩年，科技業的發展逐漸萎縮，在經濟發展不如預期的情況下，各大企業開始大舉裁員、精簡人力成本；而美國政府也透過升息，企圖解決近年通貨膨脹的問題，但就在求職市場的需求開始減少、經濟環境不如過往之際，國界逐一開放，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又開始湧入美國，此時美國的勞動環境供需呈失衡狀態，此時此刻的「逐夢者」要面對的是更多的競爭者，所以 H-1B 工作簽證創下歷史新低、求職市場又趨近飽和，就算專業對口，工作也不會從天而降，「美國夢」成真的門檻可謂越來越高。

但這十五年的走向，只有從人人都能分得一杯羹的太平盛世，轉變到如今求職市場的寒冬嗎？Jack 觀察到：「現在的簽證變難抽、工作機會也更競爭，但只要你有本事，福利遠比過往好上許多倍。」雖然同期在競爭的求職者越來越多，但職缺所給予的薪資、福利，的確也比十幾年前優渥不少，或許這便能解釋在高度競爭的美國求職市場中，為何每年還有如此多來自各國的學生躍躍欲試。

赴美發展不如預期 選擇回台後的彈性發展

「準備去美國，一直到落地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像在抽樂透。」John（化名）回顧 2013 年赴美的心境，從申請學校、畢業後找工作、抽 H-1B 工作簽證……等過程，這一路可說是如履薄冰。



John 赴美的時機點，對於他這種電機背景出身的學生，找工作並不是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所以他順利在碩畢後找到工作、並且公司也承諾幫他申辦綠卡。與其他美商不太一樣，John 當時任職的公司氛圍傾向「有事情就做、沒事就打發時間」，讓他笑稱自己像是公務員一樣，這樣穩定的生活維持了 3 年後，某天就無預警的被主管通知被裁員了、申辦中的綠卡也因不明原因卡關，種種的「無來由」，讓他不得不將自己的被裁員與川普上台後的反移民政策聯想在一起，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但當時 John 與身邊的朋友都感受到當時申請綠卡、H-1B 有顯著的不順利，可能是心裡作祟，也可能真是如此。

被裁員後，John 當然也歷經 60 天內需要找到工作的困境，有焦慮、有不安，但他始終讓自己有「回台灣」的彈性選項，所以簽證到期、他也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後就返台發展。可能是台、美兩地都有工作經驗，而他更喜歡後者的工作模式，所以回台後他也鎖定「非台商」的公司求職，曾在聯想待了兩年、現為 Google 台灣分部的工程師。

儘管選擇了非台商的公司，但這些公司的職場文化可能也經過「在地化」的影響，讓 John 偶爾還是感覺「怪怪的」。像是曾經有過週五下午想請假，被主管問：「為什麼？」他心想：「這不是我的權益嗎，為什麼還需要理由？」最後的結果是不准假。另外在加班的情況，雖然與其他台商相比，已經相對有主動性，但頻率也比在美國高。以上種種，「再回美國」的想法其實從未消失，與

其說是因為這些原因讓他想回美國，不如說選擇美商就是他為了日後更有機會回美國的鋪路。



「不要想真的放棄哪。」是 John 在回台前後從未改變的想法，當時因為在美國的工作不如預想，所以他選擇回台灣；回到台灣後，也持續與美國友人維持良好的關係，想著如果有機會也能回美國繼續使用他尚未使用完的 H-1B 簽證。和 John 聊著想回美國的原因，薪資、職場文化這些可以想見的因素當然是其中的考量，然而「教召¹」也是讓他想回美國的原因之一。

「尤其像我們這種當初是預官²的，人比較少、又因為出國工作沒回來教召的，他們就容易找上你嘛。本來 8 年現在又改成 12 年³，之後會不會再改誰知道？」John 講到教召，語氣不僅無奈還感覺有些荒謬：「很煩啊，每天事情那麼多，你還要應付國家這種事，說穿了就是在扮家家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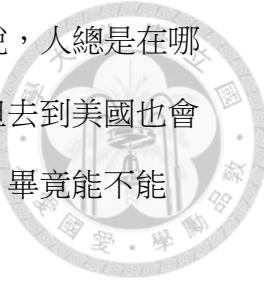
John 分享身邊朋友談及「教召」總是有道不盡的無語，內容的不精實、召集訓練預期達到的目標和實際感受的落差、反覆的政策改變，都讓他們感覺這是一件「煩人」的事。除了那些篤定留在美國、沒有打算回台生活的朋友，其餘和 John 對未來保有彈性選擇的友人，都對於「教召」有些感冒，進而降低他們回台發展的意願。

¹ 教育召集，兵役施行法第 27 條及召集規則規定：「為培養國軍後備潛力，增進後備軍人軍事素養與戰鬥技能，以適應動員戰備需要，會依軍事需要，於舉行訓練或演習時實施之。」

² 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士官

³ 兵役法施行法第 27 條規定：「後備軍人教育召集於退伍後 8 年內，以 4 次為限，每次不超過 20 日。但國防部得視軍事需要酌增年限、次數及時間。」基此，為滿足後備部隊作戰需求，自 110 年起，國防部解除教召未滿 4 次之軍、士官(不含士兵)「編管 8 年」政策，放寬至「退伍 12 年」。

「在美國待過就會對美國的想像那麼美好。」John 開玩笑說，人總是在哪就想抱怨，像是身處台灣就會抱怨這邊薪資低、政治亂糟糟，但去到美國也會嫌什麼都貴、公共設施很爛，但會有這麼一說，也是其來有自，畢竟能不能「適應」美國生活，這對不同的逐夢者應該都有相異的感受。



高薪、加班不氾濫、勞動環境相對友善的背面，是高物價、夜生活不如台灣方便、公共設施老舊等現實，而對於「遊子」來說，能不能挺過沒有親友的生活，所有的社交都要重新來過、有沒有辦法找到契合的生活圈？這其實是很一翻兩瞪眼的問題，薪水再高、福利再好，如果找不到認同，其實是非常難長久待下去的。

「這一路就像是走鋼索的人。」就像 John 說的，永遠不要想放棄哪邊，在兢兢業業的步伐中保有彈性，或許是不錯的方式。

台灣出走、美國築夢的「成功方程式」不可逆？

從「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機會」這樣根深蒂固的美國夢，到《Our Kids》一書對美國當代的刻畫：「再努力都沒用。」；從台灣學生期待赴美就能逃離台灣低薪、工時長，及較為官僚的勞動環境，到簽證中籤率創新低、求職環境不似以往求才若渴。「美國夢」在歷經幾十年的推移，有了不同的面貌，唯一不變的，可能是這群相信透過自己努力，就能追求到自己理想生活的逐夢者。不過只有循「美國夢」這個路線才有辦法達成目標嗎？或許過去的幾年，美國提供了較好的機會，但這座逐夢者想像的奇幻樂園，或許逐漸在變質、也開始鬆動了。有沒有可能有天，赴美後「回台」成為他們的首選？

無論是為了薪水、勞動環境，甚至是自我價值的實踐，這些留美的台灣人，或許對於自己奔赴美國攻讀學位、努力工作，是否能被稱為「美國夢」？有各自不同的解讀，但他們都很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態是共識、也是他們汲汲營營後仍然不後悔的決定。



「希望哪天回台灣的時候，能有一個我的位置。」華盛頓郵報記者 Sabrina 無奈的一句話，其實還保有一絲希望。

在美國生活近 15 年的 Jack 特別分享，儘管美國的經濟發展沒有過往那麼好，但仍然提供較多「好的」職缺是因為，除了「FAANG⁴」五大科技巨頭這種一線公司，美國二線、三線，甚至是四線的公司都還是很有競爭力，也能夠提供福利不錯的職缺；而視野回到台灣，除了台積電、聯發科、聯電……這些叫得出名字的公司能給予不錯的薪資條件，其他公司或許真的難以吸引人才。

就像回台發展的 John，儘管不排斥回台，但也盡可能找到外商的工作，就是因為在比較之下，台灣典型的勞動環境對員工並不友善。台商的職場文化是否該進行「體檢」、甚至開始改變？又或者，政府是否能吸引更多國際公司設廠、設總部在台灣，提供更多元的工作機會，讓人才有更多的選擇權？或許也能因此讓台灣的勞動環境受「全球化」影響。

對於這些逐夢者而言，赴美讀書、工作，甚至窮盡一切的努力留下，從來都不是目標成為美國人，而只是在等待哪天「美國給得了、台灣給不起」的現實會出現轉機。若台灣提供了更好的機會，這群出生厭世代的年輕人還會在變質的「美國夢」載浮載沉嗎？

⁴ 由臉書 (Facebook)、亞馬遜 (Amazon)、蘋果 (Apple)、網飛 (Netflix)、谷歌 (Google) 等五家居於領導地位的美國科技巨頭的頭一個字母所組成。



〈報導企畫〉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背景



開始關心「留美台生」的議題要從大學畢業之際說起，當時除了投身職場外，也有同儕選擇繼續求學，而我也在此行列中，在這項選擇下又有兩個選項：留在國內，及去國外發展。赴美成為留學生一直都不在我的人生藍圖中，但身邊卻有不少朋友從小就懷有「美國夢」，一路陪伴他們準備書審、考試、申請、等待，甚至期待落空，隔年再戰，直到如願以償、拿到錄取資格，原以為就此「美夢」就要展開了，但不想等著他們的，除了是佇立在紐約自由島，象徵自由、和平、人權的自由女神像，更是殘酷的「生存保衛戰」。許多朋友在拿到碩士學位錄取資格後就開始擔心實習機會，尤其大疫之下，課程需遠距、美國社會也掀起一股失業潮，找工作並非易事，然而就在大環境如此困難的情況，這些朋友仍希望在完成學業後，想方設法留下，讓我不禁好奇：到底是什麼原因，撐起他們心中的「美國夢」？

「去美國讀書，好爽喔。」同輩間聽到有人赴美求學通常多為如此反應，從小也時常被長輩灌輸「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想像，好像拿到國外研究所的學位就是得到幸福人生的入場券，然而朋友的經驗卻顛覆了我對留學生的想像。到美國讀書固然有其好處，但需要面對的生存壓力往往是被忽略的，對於這些留美台生，拿到錄取通知書，隨即的便是排山倒海的壓力，是否為 STEM 專業科系、產業對非公民的友善程度，這都是他們必須擔心的，而最重要的是：有沒有時間、資源，甚至是足夠的運氣申請簽證，實踐「美國夢」在當代並非件易事。

根據我國教育部兩岸及國際文教司統計，美國一直是台灣學生留學的首選，以 2022 年的人數統計來看，美國以 20,487 人（約 39%）以懸殊差距多於居次的澳大利亞的 11,877 人（約 22%）。除了美國長期為我國留學生的第一志願，台灣之於美國的國際生來源也有不小的佔比，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與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從 2010 年起發布的《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台灣在這 14 年間一直名列美國國際學生前十大來源國，自 2015 年起，連續七年為第七大來源國，於 2022 年躍升至第六大來源國（2022 年前三大來源分別為：中國、印度，及南韓），也是繼 2014 年後首度回升至第六名。2021-2022 學年度赴美國讀書的台灣學生，總共有 20,487 人，較前年度成長 4.1%，若以留美人數佔全國總人數的比例上更是在前十大來源國排名第一。在兩萬多名留美台生中，最大宗的比例（43.9%）是攻讀研究所學位，這部分較前一年增加了 11.9%（美國在台協會，2022）。

然而，選擇赴美讀書，許多學生更是抱持著「留下來」的決心，國際學生就業平台 Interstride 於 2022 年發布的調查報告《Is studying in the U.S. worth it?》也指出，不分國籍的留美國際學生，有高達 72% 的留學生想要留美工作，更有 31% 的人想要留下工作、並長期定居。除了國際學生擠破頭想入境美國求學、工作，對美國當局而言，留學也是一門重要的「生意」，國際學生對留學國具有顯著的經濟貢獻（黃庭玖，2021），據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的統計，2019-2020 學年，國際學生為美國貢獻了將近 387 億美元的收入，儘管受新冠疫情影響，該年收益成為近 20 年來美國留學經濟數據首次衰退（世界日報，2021），直到 2021-2022 學年，國際學生為美國經濟貢獻從谷底反彈，320 億美元的成績，雖然不比疫情前的數字，但比起疫情衝擊最大的 2020-2021 學年多了 100 多億美元。這些數字遠超過 2006 年的 135 億美元（聯合報，2006），成長速度快、幅度也極高，成為美國政府每年的重要收入。在這門重要「生意」的背後，也潛藏著美國對「STEM」學科專業人才的缺乏，雙

向的需求也讓國際生留學的問題持續被關注著，然而取得學位後，國際學生要在美國順利「留下」也並非易事，文化適應、種族歧視，甚至有新冠疫情攬局，都讓國際留學生想要留下工作的「美國夢」有著更多的不確定性。



美國的國際留學生若想在畢業後留下，在校外工作許可簽證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到期後，最常申請的就是 H-1B 非移民專業技術類工作簽證，媒體《換日線》的最新報導指出，在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 (USCIS) 往年的官方數據，每年台灣人能成功拿到 H-1B 簽證的人次，大約只有 2,000 多人，佔年簽發 H-1B 總數的 0.6%，而在 2,000 多位台灣人裡，並不只是留學生，還有其他想在美國就業的台籍工作者，因此對台灣留學生來說，成功取得 H-1B 簽證的機會往往低於 10% (以 2022 年度 20,487 人次計算)。(換日線，2022) 在今年三月份完成 2023-2024 財年的 H-1B 簽證抽籤後，美國移民局公布相關申請數據：申請人數創新高，來到 75 萬左右，而有效中籤率則創下歷史新低，僅有不到 15%的國際生拿到簽證的入場券，讓「留下」這件事的門檻又提高了難度。

2020 年起，各國深受新冠疫情 (COVID-19) 影響，美國也不例外，時任總統 Donald Trump 於 6 月底暫停發放有關國際人士的工作簽證 (The New York Times, 2020)，紐時的報導指出，有高達 525,000 名國際勞工因此無法入境美國，Donald Trump 以「在 COVID-19 爆發導致經濟收縮的收縮情況下，某些授權此類就業的非移民簽證計畫對美國就業者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為由，限制了簽證的授權，雖然 Donald Trump 和其團隊表示暫停簽證是為了因應新冠疫情，但早在 2016 年 Donald Trump 甫上任之際，從「築一座高牆」到一系列對移民、國際勞工嚴格的政令，他一步步實踐了「買美國貨、用美國人」的行政命令，除了限制 H-1B 工作簽證的核發，更推行政策降低國際生赴美留學的吸引力 (2021, Forbes)。儘管許多經濟學者指出持有 H-1B 簽證的高技術外國人才

為美國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包含提高國家的生產力，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Giovanni Peri、以色列理工學院 Kevin Shih，及柯爾蓋特大學 Chad Sparber 教授近一步指出，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相關工作者成為了美國 1990 年至 2010 年總生產力增長的 30% 到 50% 的主因，但一心想著「美國優先」的 Donald Trump 透過：要求雇主向持有 H-1B 簽證的國際員工支付比美國就業者更高的薪資、2018 到 2019 年間，簽證被拒絕的核發的比例也從 2010 年至 2015 年間的 5% 到 8%，增加到 24% 和 21% (2021, Forbes)，國際生「留下」的條件越來越艱辛，大環境似乎也共同走向「美國至上」的路。

儘管近年赴美留學的台灣學生人次穩定且佔比不低，大環境的蕭條，及疫情的重創下，要取得工作簽證仍是非常艱困的過程，2023-2024 財年的 H-1B 工作簽證更是以不到 15% 的中籤率創下史無前例的低。美國國內近年也因貧富差距大、失業率高居不下、種族歧視等原因對於「美國夢」的是否還存在的議題提出質疑，但仍有一群兢兢業業追逐「美國夢」的台灣留學生付出大量金錢、時間、心力，甚至窮盡所有合法、遊走法律邊緣的方式，就是要留在美國，台灣勞動環境除了工作環境低薪、工時長等因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第二節 現有報導限制與可補足之處

現有關於「留美台生」及台灣勞動環境問題的報導多為單一、片面的呈現，缺乏專題式、具有反思性的報導，探究不同個案是否能歸咎出此世代的現象，之所以形成此現象又是什麼原因。又因為此題具高度時效性，不同時間點出國的留學生面臨的是完全不同的移民政策、產業環境，全球歷經新冠疫情的攬局後，時局有所變化，面對赴美的台灣留學生是全然不同的課題。

考量上述理由，及新聞報導突發的時效性、追蹤的責任性，及具企劃的觀

點性，本篇深度報導不僅著重於個案的獨特性，更全面性訪談不同科系、職業背景的受訪者，了解留美台生在他鄉努力打拼生存的輪廓，深入故事後的政策、大環境影響的脈絡，探求現場的現實問題，透過專題式報導的完整，讓讀者除了了解「簽證很難拿」外，這群在美國生存的台灣人為了留下，想方設法付出的時間、金遠比想像的多更多。報導亦想探討台灣勞動環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讓許多年輕人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離開？而美國的勞動環境又有什麼樣的拉力可以供台灣借鏡、參考？

自 2016 年川普當選後的「美國至上」國家走向、2020 年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性衝擊，時局的變化是否對留學生帶來最直接的衝擊，因此有必要在川普卸任、拜登掌權、同時在揮別新冠疫情之際，提出關於留美台生生存的最新指南，並剖析困難重重背後的原因，讓讀者了解這些「追夢者」的處境與困難。

第三節 報導欲回答問題

報導動機由筆者的生命經驗出發，因為成長歷程中身邊一個個朋友的「美國夢」，開始對於台灣學生在美國要「留下」的困難感到好奇。在整理現有相關報導時，發現幾乎是相對成功的人物書寫，又或者提及困難處，只有冰冷的數據，較少針對關於畢業生為了留下所付出的時間、金錢成本，以及心理所面臨的折磨。所以本報導將近一步討論「留美台生」在美好工作的糖衣下，所遇到的各式困境，尤其歷經 2016 年川普總統當選後對國際學生，及工作者的不友善、2020 年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衝擊、產業發展改向等問題，國際生留下的處境是「難上加難」。

儘管美國的就業環境對國際生越來越艱困、美國人自己對於「美國夢」的價值都有所疑惑，為什麼每年還有這麼多台灣學生赴美追求「美國夢」？將他

們推向美國的原因又為何？為了不願回到台灣的勞動環境，他們透過什麼手段讓自己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脫穎而出？而費盡千辛萬苦的「生存保衛戰」後，出國前想像的「美國夢」還是現在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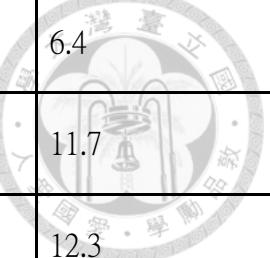
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 美國為台灣留學生首選

在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與美國國務院教育與文化事務局 2022 年發布的《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Open Doors）顯示，該年度來自全球的國際學生共有 948,519 人，人數在連續兩個年度負成長後，首次呈現正成長，相比前一年度，國際學生總人數增長了 3.8%，新進學生的成長更高達 80%，其中攻讀大學學位的人數減少了 4.2%，選擇研究所學位的人數則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17%。細看這份資料可以發現國際生來源國前十名沒有太多變化，只有些微的消長，2021-2022 學年的前十名分別為：中國、印度、南韓、加拿大、越南、台灣、沙烏地阿拉伯、巴西、墨西哥、奈及利亞。

	2021/22	2020/21	佔比 (%)	成長比 (%)
全球	948,519	914,095	100.0	3.8
中國	290,086	317,299	30.6	-8.6
印度	199,182	167,582	21.0	18.9
南韓	40,755	39,491	4.3	3.2
加拿大	27,013	25,143	2.8	7.4
越南	20,713	21,631	2.2	-4.2
台灣	20,487	19,673	2.2	4.1
沙烏地阿拉伯	18,206	21,933	1.9	-17.0



巴西	14,897	14,000	1.6	6.4
墨西哥	14,500	12,986	1.5	11.7
奈及利亞	14,438	12,860	1.5	12.3

資料來源：《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取自

https://opendoorsdata.org/fast_facts/fast-facts-2022/

發布時間：2022 年 11 月 14 日

其中，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有 43.9% 為攻讀研究所學位，比前一年增長了 11.9%，大學部的學生略減少 0.4%，佔比 29%，值得觀察的則是接近 3% 的學生選擇非學位課程 (Non-degree)，此部分成長了 30.1%，更有超過 23% 的台灣學生正使用 OPT 簽證工作。(美國在台協會，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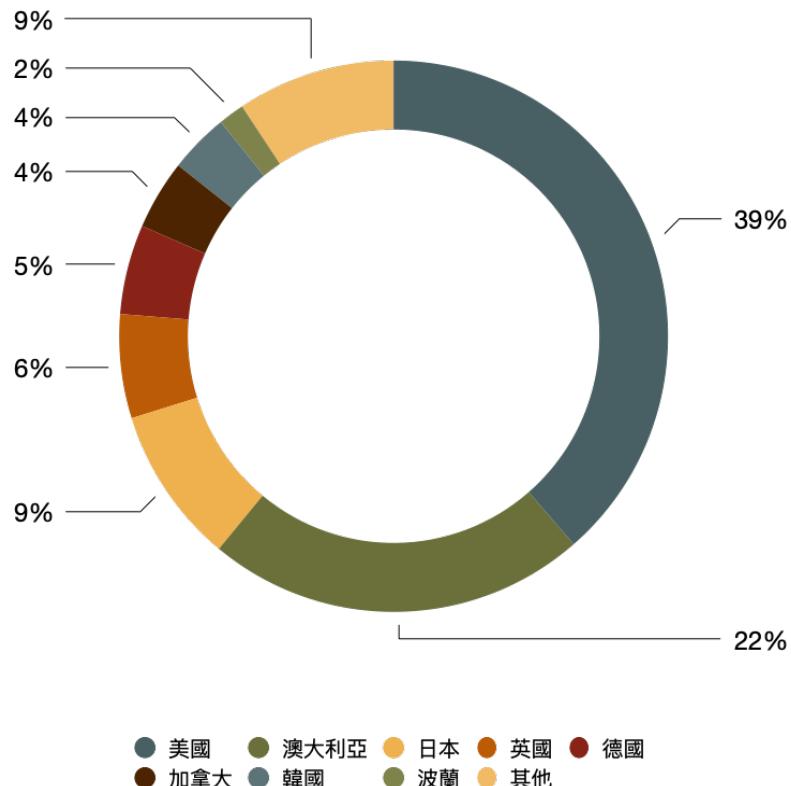
學位	人數	成長比 (%)
大學	6,093	-0.4
研究所	9,008	11.9
非學位學程 (Non-Degree)	613	30.1
OPT	4,773	-5.1

資料來源：《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取自

https://opendoorsdata.org/fast_facts/fast-facts-2022/



根據我國教育部兩岸及國際文教司統計，美國在近十年一直穩居我國學生選擇留學國的首選，且皆以巨幅落差高於他國，可見台灣學生對於「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想像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退。在 2022 公布的最新統計當中，美國以 20,487 人次高居台灣學生的留學夢幻國，其次則為澳大利亞、日本、英國、德國。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級兩岸教育司，取自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2D25F01E87D6EE17&sms=4061A6357922F45A>

發布時間：2023 年 04 月 25 日

以上無論美國或台灣的統計，無疑說明了美國長時間是台灣學生在選擇留學國家的最佳選擇。黃庭攷（2021）提出關於國際學生選擇留學國的偏好，就提到國際學生的主修偏好與留學國招生政策是互為影響的，例如美國的 STEM OPT 政策，就成為許多計畫深究該領國際生的赴美動機，在 2021-2022 年度的 2 萬多名留美台生中，就有超過 52.7% 的學生選擇 STEM 科系就讀。

第二節 美國國際生簽證及「STEM」專業人才計畫

一、核發臨時簽證

對於想要赴美取得正式學位的國際學生，首先要先取得 F-1 簽證。對於未具有美國國民或居民身份的學生要以學校核發的 I-20 入學證明表格申請，美國當局在入境前就會先確認國際學生的身份和財力，以確保該生是對美國有貢獻的可能，也要確保其能自行負擔開銷、不會成為美國社會的負擔（黃庭攷，2021）。而持有 F-1 簽證的學生必須是 Full-time Student，只允許校內工作。

在學期間若想取得工作資格，國際學生必須申請 CPT（Curricular Practical-Training）簽證，申請資格除了必須是 Full-time Student，並且需要入學至少滿一學年，透過修習實習學分，獲得與系所課程領域相關的工作錄取書方可申請。

完成學位後的國際學生，若想留在美國工作，就得在學位完成前的 90 天或畢業後的 60 天後內申請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簽證，但開通通常需要一段作業時間，所以國際生通常都在畢業前就會先行申請，美國政府規定 OPT 生效後的待業時間不能超過 90 天，簡言之，國際學生需要在簽證生效的 90 天內找到工作，否則就有被「驅逐出境」的危機。不同科系的畢業生也有

對應不同的簽證規範，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學生的畢業生申請 OPT 的時間可以延長最多 24 個月，也就是所謂的 STEM OPT，所以該領域科系畢業的國際生，最多可申請 36 個月的 OPT 簽證，而非 STEM 學程畢業的學生的 OPT 簽證只有提供 12 個月的時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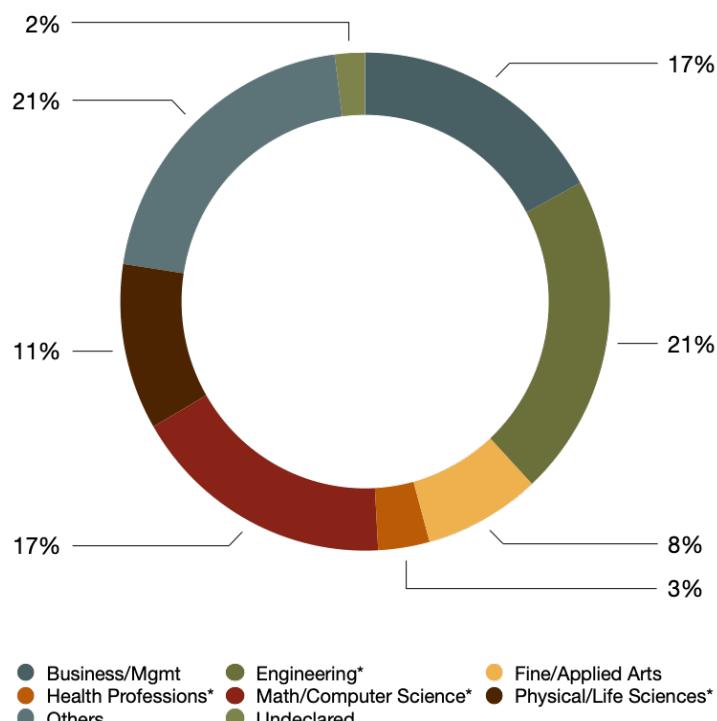
二、STEM 專業人才計畫

根據美國國體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 DHS) 針對 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領域的定義為：包含工程、生物科學、數學和物理科學的相關學科領域。一般來說，相關領域也包括涉及使用工程、數學、計算機科學、自然科學（包含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和農業科學）進行學術研究、創新，或開發創新技術的領域。(DHS , 2021) 而之所以會有 STEM 領域及相關政策的推行，就要回溯到美國對於 STEM 領域專業人才的缺口，2015 年美國大學有超過 42% 的 STEM 研究生是來自國際的學生，在計算機科學及電氣工程領域更有超過 79% 的研究生來自國外。(New American Economy , 2022) 所以早在 2006 年，美國當局發覺未來可能面臨人才缺乏的問題，時任總統小布希便提出以「知識經濟時代」為教育目標，繼任的歐巴馬總統更近一步在 2011 年提倡創新與科技、教育的重要性、推動 STEM 課程，三年後投入 31 億美元在 STEM 教育上。根據美國商業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統計，2008 到 2018 年間，STEM 領域的工作機會成長是其他類型的一倍 (上學院，2022)，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更進一步指出，美國到 2015 年有高達 860 萬個 STEM 領域相關職缺，而 STEM 職業的平均年薪是 87,570 美元，約為非 STEM 職業年薪 (45,700 美元) 的 2 倍 (黃庭玖，2021)。

也因為 STEM 科系提供較多的名額及簽證申請的優勢，在 2021-2022 學年，有高達 54% 的國際學生選擇 STEM 科系就讀，其中又以數學與電腦科學領域

(Math and Computer Sciences) 以超過 20 萬人次的紀錄成為學生的首選，其次則為工程學程 (Engineering)，累計 188,194 人。在黃庭攻 (2021) 針對美國政府制定 STEM 國際學生相關政策的研究就指出，美國 STEM 招生政策的制定，與課程、簽證與就業三個拉力因素一致，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STEM 學生在面對申請名額、簽證申請，都有著相比非 STEM 學程國際生較大的優勢，而這兩項優勢也影響了國際學生在畢業後的求職路。

來自全球的國際學生有超過半數的比例選擇 STEM 學系，那麼來自台灣的學生呢？根據《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的統計，目前在美求學的台灣學生有將計七成 (69.8%) 選擇 STEM 科系就讀，人數遠多於其他學系。這與上述所說，對於國際生身份挑戰的困難有著正向關係，也因此目標在完成學位後要留下工作的台灣學生，多數也選擇就讀有相對優勢的 STEM 科系。



資料來源：《2022 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取自

<https://opendoorsdata.org/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fields-of-study-by-place-of-orig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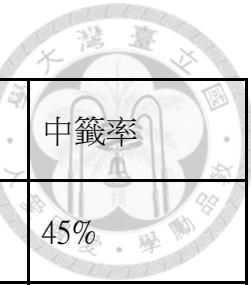
發布時間：2022 年 11 月 14 日



三、H-1B 工作簽證

H-1B 簽證是國際學生在 OPT 到期後可以留在美國工作的簽證，該簽證必須由雇主替員工申請，因此要申請 H-1B 簽證的前提是要先找到工作，並由所屬公司代為申請。H-1B 工作簽證採抽籤制，一年抽一次（通常在 3 月左右進行），持有工作簽證可在美國工作 3 年，3 年期滿可以再延長 3 年，只能延長一次，共 6 年，期滿後想繼續留下就必須獲得綠卡（永久居留權）。根據美國移民局 (USCIS) 公布的 H-1B 簽證規則，每個財政年度都有固定發放簽證的額度，每年在 65,000 份左右，另外還有 20,000 份是提供給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獲得碩士、或博士的畢業生，此外，受聘於高等教育機構或其附屬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政府研究機構則不受上述所說共 85,000 份額度限制。

在美國移民局 (USCIS) 3 月份完成 2023-2024 財年的 H-1B 簽證抽籤後，公布了今年度的抽籤結果，與過去幾年的申請數量相比，有顯著的增加，這也意味著，今年度要抽到 H-1B 工作簽證的機率創下史無前例的低，將近 78 萬人申請，經過移民局剔除不符資格的申請者後，仍有 758,994 人競爭簽證資格，最後有 110,791 人中籤，中籤率不到 15%。根據《華爾街日報》指出，許多國際生铤而走險，透過人頭公司重複申請、提高中籤機率，官方統計有 408,891 份符合多個合法登記的申請者，是由 96,000 人提交，相當一人提交了 4.25 份申請，然而美國政府也發現這不合理的情形，並表示這對只提交一份申請的國際生不公平，他們正致力於阻止、防止如此濫用的作法。附表為近四年 H-1B 簽證申請人數及中籤人數。



財年	申請人數	合法申請人數	中籤人數	中籤率
2021	274,237	269,424	124,415	45%
2022	308,613	301,447	131,924	43%
2023	483,927	474,421	127,600	26%
2024	780,884	758,994	110,791	14%

資料來源：美國移民局（USCIS），取自

<https://www.uscis.gov/working-in-the-united-states/temporary-workers/h-1b-specialty-occupations-and-fashion-models/h-1b-electronic-registration-process>

發布時間：2023 年 4 月 24 日

第三節 推拉理論

關於探討國際生出國留學的因素、動機，黃庭玖（2021）提到「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是最常被學者解釋國際學生為何選擇出國的解釋工具。在 World Education News+Reviews（WENR）2017 年的研究提出，那些前往美國的國際學生，「改善職涯前景」是一個讓他們離開母國，選擇出國的主要因素，在這份研究當中，有 92% 的國際學生，及 89% 的國際校友認為他們赴美攻讀學位是很好的投資，國際學生就業平台 Interstride 於 2022 年發布的調查報告《Is studying in the U.S. worth it?》進一步指出，不分國籍的留美國際學生，有高達 72% 的留學生想要留美工作，更有 31% 的人想要留下工作、並長期定居。



而透過「推拉理論」解釋留學生為何選擇離開母國的原因，Mazzarol (1998) 就提到國際學生的決策過程至少包括三個明確的階段：在第一階段，學生必須決定是否選擇國際留學而非留在母國，而這可能就會受到母國「推」因素的影響，一旦決定出國留學，下一個決定就是選擇留學國家，所以第二階段，「拉」的因素相對重要，哪個國家相較於其他國家更對國際生更有吸引力？在第三階段當中，學生選擇的學校、院所，也可能因為各項不同的「拉力」有所差異，這些因素包含學校的聲譽、市場形象、課程範圍、聯盟或合作學校、海外教學設計、教職專業、創新程度、資源、校友規模及宣傳和廣告。而影響國際生在第一階段的「推力」往往來自母國缺乏其所預期的因素，除了國家的政治、經濟，也包含個人的家庭對於留學國的認知、文化體驗、親友推薦，及移民傾向 (Mazzarol&Soutar, 2002)；那麼針對第二階段的國家「拉力」，Mazzarol、Kemp 和 Savery (1997) 則是統整了六個影響國際生對留學國的選擇，第一個是國際生母國對留學國的認識程度，第二個因素則是親朋好友對留學國的看法、推薦語法，第三個涉及現實的費用問題，包含學費、生活費、旅費，及犯罪、安全和種族歧視等社會成本，值得一提的是，Mazzarol 等人認為國際生在留學國的社會成本和財務成本都是費用問題，第四個則是環境因素，除了氣候和生活方式，學習「氛圍」也在此範疇，第五個與地理接近性有關，最後則是與社會聯繫有關，是否有親朋好友在留學國居住、曾經赴該地留學。他們認為這六個「拉力」是國際生選擇留學國動機的仲要框架。

國際生畢業後的高薪工作、具有發展的職涯、完善的國際教育課程，及能夠被雇主認可的學位，都是留學生選擇留學國的主要因素 (Mathew, 2016)。由上述學者對國際生之於留學國推拉關係的研究，以及各項機構針對國際生調查的數據來看，我們不難發現畢業後的求職路，無疑對國際生選擇踏上留學這條路，存在重要的影響因素。



第四節 美國夢的「存亡」

對於世界各國的留學生來說，美國夢可能是對文化的嚮往、自我實踐的追逐，也可能是對於現實生活努力奮鬥的過程，但對於美國當地人而言呢？或許「只要努力，就可以過一個舒服、穩定，且有尊嚴的生活」會是多數美國人普遍的共識。由朱雲鵬、吳崇涵，及歐宜佩（2020）三位學者出版的《美國夢的破碎與重建：從總統大選看新冷戰與國家學習能力》一書特別提及在二戰後的25年，美國的工業領先全球、經濟成長快速，而且中下階層家庭所得成長高於頂層家庭，所以所得分配趨於平均，那是一個「均富」的時代，也是「美國夢」普遍被相信且存在許多成功案例的年代。著名駐美特派記者范琪斐（2016）在《買槍，養馬，呼大麻——范琪斐的美國時間》一書特別提到，2014年出版的《追尋美國夢》（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對於近年美國夢有完整且生動的刻畫：「1800年代小夫妻的美國夢是：房子、穀倉、一百畝地、馬牛羊、樹林，及果園；1920年代的小夫妻則有：房子、車庫、半畝地，一隻狗的想像；到了1990年代，一對夫妻想要的是：公寓、錄影機，加一隻鸚鵡。」范琪斐推測，2016年的美國城市小夫妻的美國夢應該是：兩房兩廳的公寓、一部油電混合車、蘋果電視，及一隻小豪豬。不管是《追尋美國夢》的記載，還是范琪斐的推測，每個時代的美國人所追求的美國夢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有略為差異的想像，但不難發現，都是在追求「經濟穩定」的生活。

然而，對於美國夢是否還存在的討論，各國學者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看法，范琪斐（2016）分析，美國人對美國夢的大規模討論，經常出現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原因在於，如果美國夢的定義是「經濟穩定」，景氣好的時候，大部分人在經濟不錯的狀況下，並不會特別想檢討所謂的美國夢，然而景氣一差、經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人們就會開始檢討，美國夢是不是有了危機？美國夢從戰後到1970年代都處於穩定狀態，一直到兩次石油危機，失業和通貨膨脹

的問題造成美國經濟開始走下坡，美國夢也開始有了破口。(朱雲鵬、吳崇涵、歐宜佩，2020)



美國政治學學者 Robert David Putnam 在 2015 年發行的《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被《紐約時報》譽為當代美國社會及政治領域的必讀書目，他以自身於 1959 年高中畢業的時代詳述大環境的變遷，1950 年代之前，他的家鄉俄亥俄州波特克林頓港，提供不同背景的孩子有「體面」的機會，那是經濟和教育快速發展、收入及階級較為平均的世代，出生在底層階級的孩子有許多機會可以透過自身努力翻轉階級；然而 21 世紀的波特克林頓港，則是階級分化嚴重的地方，根據當地學校老師的說法，富裕的孩子把 BMW 敞篷車停在學校旁邊的停車場，旁邊則是許多無家可歸孩子們夜晚棲身的垃圾車。Robert 指出，更有許多孩子因為種族、性別被剝奪了實踐美國夢的機會，美國的經濟環境、家庭結構、養育方式徹底改變了美國夢提供「機會均等」的本質。

近年對美國夢的討論可能出現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及 2021 年的 COVID-19 疫情期間，除了失業問題、貧富差距的擴大，美國人又開始檢討起美國夢的危機，2016 年以「美國至上」的川普當選總統後，反全球化、反移民，甚至疫情期间種族歧視的衝突，美國夢對於來自世界各國的「逐夢者」在各種含義下也發生了變質。

第五節 台灣「厭世代」氛圍及「美國夢」的想像

對於留美台生，他們的「推力」和「拉力」分別是什麼？又是什麼因素，造就了他們心中美好的「美國夢」？從「學成歸國」、「來來來，來臺大；去去

去，去美國」，一直到留美台生希望生根在美國，屬於這個世代的「美國夢」與過往經驗有著全然不同的時代脈絡。



近年來，國內的「厭世」風氣快速吹起（鄭亘良，2021），在鄭亘良 2021 年發表的《看不見未來：台灣「厭世代」的世代情感初探》，是近年將「厭世代」的發展脈絡梳理、統整較為完整的研究，從 2014 年太陽花學運所引發的反中情感、對政治與經濟剝奪的不滿（曾伯文，2014；Chua, 2016；Wang, 2017）到 2017 年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後，《勞基法》修法，剛好有一群剛畢業出社會、對台灣的政治及經濟感到無力的年輕人，「厭世」、「厭世代」大約就在此時成為社群媒體上的流行詞。「經濟停滯」、「勞動處境不佳」是造成「厭世」的主因，而以「厭世」指稱一個世代，並以「厭世代」表達出「世代矛盾」、「世代衝突」，意味著基於經濟發展的成功想像，產生的過去與未來的線性時間斷裂（鄭亘良，2021）。之所以會有成功想像的落差、矛盾，某種程度是因為承接這個壓力的多為「錢淹腳目」世代的子女，除了對於低薪、工時長的未來，也有著無法「複製成功」的 壓力。

記者蘇瑋璇曾在 2015 年發表《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文中以「台灣社會就像一盤豐盛的桌菜，到了我們念高中、大學時，桌上已剩菜尾，到了我們準備就業時，已經杯盤狼藉、吃乾抹盡」回應劉克襄（2015）所發表《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文章發表後除了在社會上有所討論，也點出七年級生面對的是有限資源的就業環境，而當時正就讀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的吳奇諺（2015）則在「獨立評論」網投書：「如果說四五年級是享盡資源的一代，而且只要努力，愛拼一定贏。那七年級則是只接收得到那有限資源的一代，努力就不一定有希望；那我們八年級呢？我想，是完全不知道還有沒有資源，在學校的保護下，看透的未來，卻只有一片汪洋，努力，連不一定有希望的『不一定』，都感到疑惑的一代吧。」表明八年級生對未來茫然的絕望。



之所以厭世，不外乎低薪、加班情形嚴重、房租及房價高到使年輕人喘不過氣，關鍵評論網前專題副總監吳承紘於 2017 年出版《厭世代——低薪、貧窮看不見的未來》一書引用蔡英文總統 2016 年的就職演說：「最重要的，我要特別強調，我們的年輕人處於低薪的處境，他們的人生動彈不得，對於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直指台灣青年的低薪問題是「官方認證」。與此書最後一章〈走出厭世：離開台灣〉相同，許多對台灣勞動環境心灰意冷的年輕人，選擇出國，追求更高的薪資、更好的勞動環境，據聯合報（2023）《出走族 與其困台不如異鄉尋夢》專題報導，點出台灣面臨低薪導致年輕人出走的困境，然而出走的年輕人則進一步造成台灣缺工的隱憂。而據我國教育部統計，美國成為近十年台灣學生選擇留學國的首選，除了對於美式大眾文化的想像、期待再現美國勞動市場的圖像，多數選擇留美的台灣學生皆因美國的薪資水平、勞動環境等現實因素而吸引，下表為台灣與美國近十年的薪資平均及中位數。

台灣近10年薪資平均及中位數（單位：萬元 新台幣）

	薪資平均	薪資中位數
2012	55.3	44.2
2013	55.4	44.4
2014	57.4	45.4
2015	58.8	46.3
2016	59.1	46.4
2017	60.6	47.4
2018	62.9	49.0
2019	64.1	49.7
2020	65.0	50.1
2021	67.0	50.6

資料來源：Tableau Public ，取自

https://public.tableau.com/app/profile/morty2545/viz/1111221_16716116446180/Dashboard1

發布時間：2022年12月21日（2023年6月7日更新）



美國近10年薪資平均及中位數（單位：萬元 美金）

	薪資平均	薪資中位數
2012	4.25	2.75
2013	4.30	2.80
2014	4.46	2.89
2015	4.61	2.99
2016	4.66	3.05
2017	4.83	3.16
2018	5.00	3.28
2019	5.19	3.42
2020	5.34	3.46
2021	5.81	3.76

資料來源：美國社會安全局（SSA），取自

<https://www.ssa.gov/oact/cola/central.html>

上述不同的文本，雖然由不盡相同背景的寫手所書寫，但不約而同提到台灣當代就業環境的困難，而工時長、低薪，及缺乏國際企業都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造就台灣學生追逐「美國夢」的一大主因，然而，要順利留在美國也並非易事，要在畢業後找到一間願意為自己申請工作簽證的工作、並且要在 OPT 簽證到期前，抽到 H-1B 簽證才能如願留下，漫漫長路的艱辛可以想見。

第三章、報導規劃



第一節 章節規劃

本報導欲回答兩個主要問題：一、厭世代留美台生如何在困難的美國求職環境留下？二、不同的背景、目的怎麼形塑出相同的美國夢？

本報導將分為五章，以大學在台灣完成學士學位、研究所選擇赴美並有強烈留下念頭、並且吻合「厭世代」的台灣學生作為故事主要核心受訪者，深入描繪不同領域（STEM 科系／非 STEM）專業的畢業生在完成學業後，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實踐「美國夢」，而這條路之所以困難，又是遇到了什麼阻礙？以這些留美台生的生命經驗作為主軸，書寫什麼是他們的「美國夢」？不同背景的台灣學生會面臨的難處，為了留下生存付出的金錢、耗費的時間，甚至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下，產生的心理折磨，從他們的經驗中看到追逐「美國夢」的強烈動機，進而討論台灣為何不是能提供他們擁有「夢想」之處。針對台灣勞動環境的問題，則預計訪問勞權學者、人力銀行公司，及政府相關公部門單位。除了讓讀者理解美國高薪的夢幻工作背後，其實隱含著這些學生難以量化的付出，也從這些台灣留學生的美國夢，看到台灣勞動環境的問題。本深度報導論文各章節分述如下：

第一章 台灣「厭世代」氛圍及「美國夢」的想像

作為報導的序章，透過時代脈絡、當今現況定義「厭世代」所指涉群體，並透過正在申請研究所、準備赴美的台灣學生視角看到當代逐夢者對於美國夢的想像，也爬梳台、美兩地學者、記者對美國夢的定義和觀察，進而討論「美

國夢」對外來者（台灣學生）提供的機會，及本地人如何看待自己身處的環境。當美國本地人都開始質疑這場「夢」了，那台灣學生仍懷有「美國夢」的原因是什麼？那他們面對的又是怎樣的美國、「美國夢」的輪廓又有什麼變化？在首章點出以上疑問，並在後續報導內文一一解釋。



第二章 不同的入場券、相同的美國夢

本章對於留學生在美國尋找工作、面對簽證問題的實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呈現了他們在實現「美國夢」的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壓力。透過 Jim 和 Sabrina 的故事，講述兩個不同留學生的背景和遭遇，如何實踐他們的美國夢。

透過 Jim 的例子，本章介紹了許多台生共同擁有的留美路徑，他們選擇赴美讀書、工作的動機，以及為了留下選擇的方式和手段；同時，透過 Sabrina 的經歷，簡單解釋了簽證問題對於留學生的影響，以及深刻描繪在面對這些挑戰時她的心理變化。

本章也提到了一些關於留美台生的數據趨勢，例如留學生對於美國工作的渴望，以及簽證中籤率的新低。總的而言，這篇報導挖掘了留學生在美國就業過程中的各種挑戰，透過真實的人物故事和客觀數據，使讀者更容易感同身受，從故事帶出議題的呈現。

第三章 只是想「留下」有這麼困難嗎？

接續第一章兩位不同背景的台灣留學生，追逐共同的美國夢，本章以一位 Amazon 軟體工程師力源的綠卡樂透作為開頭，他的幸運經歷除了介紹這一種獲得綠卡資格相對簡單的途徑，但也凸顯了絕大多數申請者面對簽證核發需應

對種種挑戰的困難。



本章清楚介紹關於國際生留美普遍需要使用的簽證（CPT、OPT、STEM OPT、H-1B），並透過 Joanne（化名）的故事突顯了現實困境的真實性，她經歷多次 H-1B 簽證未中的波折，最終透過 Day-1 CPT 等方式留在美國。她的努力和堅持強調了簽證的困難以及留下的決心，也突顯了雇主在協助員工辦理簽證和綠卡方面的關鍵性。然而，本章也觸及 Day-1 CPT 這個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手段，雖然這是一種看似合法留在美國的途徑，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風險，特別是對於求職者的出入境。文章也透過 Jean 的故事介紹了另一個跨國公司經常使用的 L 簽證，將外籍受雇者調配到他國分公司、屆滿一年後再調回。

由於 H-1B 的簽證在今年度創下中籤率的新低，簽證因素導致學生要留下又更為困難，所以本章的主角 Joanne 和 Jean 不惜勞心勞力的方式，也要克服簽證帶來的困境。

第四章 「STEM」科系不再是入場的免死金牌：上一秒拿著錄取信辦簽證，下一秒卻收到被裁員的通知信

國際學生、甚至是台灣學生，留美最普遍念的科系，目前在美求學的台灣學生有將計七成（69.8%）選擇 STEM 科系就讀，人數遠多於其他學系。在大眾眼中看似順遂、有 36 個月 OPT 可使用的「STEM」科系畢業生，這幾年其實也遇到疫情、產業環境的減縮，就算找到工作可能也要提心吊膽：會不會被裁員？這章將透過一位在 OPT 待業期限前幾個禮拜才找到工作的 STEM 畢業生，讓讀者了解現在美國困難的求職環境，也有兩位找到大家眼中夢幻職業（分別在 Amazon 和 Meta）後沒多久就被裁員的故事，「STEM」科系雖然有相對好一些的競爭力，但在這兩年已不是大家想像的「免死金牌」。而就在大環境蕭條、

找工作的難度逐年提升後，科技專業領域的畢業生間，流傳著一種遊走灰色地帶的手段：投靠「ICC」。ICC 是一種類似外包公司的組織，專門提供工作給找不到工作、又想留下的國際生，他們幫你裝飾履歷、教你面試技巧，也幫你找工作，但彼此間存有合約關係，你與實際工作的公司沒有直接關係、無法享有公司的福利，薪水甚至還要被 ICC 抽成。不過許多國際生在窮途末路之際，也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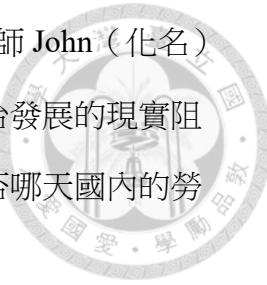
第五章 在美國看到不一樣的美國，發現想回台灣也回不去了

前兩章看到不管是 STEM、非 STEM 科系的畢業生，面臨留在美國工作，都會面臨許多不可控，也很無奈的阻礙，但他們還是想盡辦法辦法留下來，除了第一章講到的薪資差異，他們在美國生活了一些日子後，為什麼更篤定想留下？儘管面對非常刻薄的求職環境，還是要努力一拼？難道沒有想過回台發展嗎？Amazon 工作三年的軟體工程師力源分享，自己的自我實現其實是追求工作層面能持續進步，但這樣的實踐在台灣似乎很難達到，在過勞的勞動環境、無來由的加班生態，都會讓自己失去對工作的熱忱，這也是為什麼短時間很難回到台灣的原因。

除了留下的原因，在報導的最後也想了解這些留美台生拼命留下後，拿到夢寐以求的綠卡，然後呢？Edward 和 Jessica 是一對拿到綠卡的美國夫妻，甚至前年在波士頓已經買房、置產，規劃著他們未來在美國的中長期規劃，那真正拿到綠卡後，對他們心態上、現實上，又有什麼不同和轉變？美國夢因此就實現了嗎？

除此之外，透過在美國生活 15 年的 Jack 分享，看到身處不同時期的美國，台灣學生面對的挑戰有什麼轉變，而他又觀察到今昔「美國夢」有什麼差

異？最後以曾在美國有三年工作經驗、現已返台的 Google 工程師 John (化名) 的視角，看到台美兩地對人才的推、拉力，及留美台人對於返台發展的現實阻力，藉此看到外流人才期待的勞動環境、台灣還缺乏什麼？是否哪天國內的勞動環境也能提供給留美人才一個回台發展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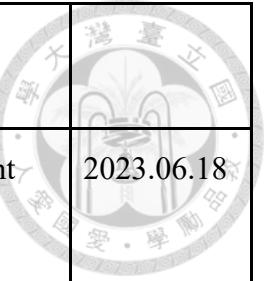


第二節 深度報導方法與採訪對象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採訪留學美國、並順利留在當地工作的台灣畢業生，以及對於勞動環境、經濟觀察熟悉的學者、業界人士。學者文崇一指出，深度訪談是希望透過訪談取得一些重要因素，而這些重要因素並不是單純用面對面式的普通訪談就可以得到結果（文崇一、楊國樞，2000）。萬文隆（2004）解釋，深度訪談是要深入人心，探究受訪者真正的想法，目的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內幕、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之道。所以本深度報導論文透過深度訪談，洞悉每位受訪者赴美的動機、留下的渴望，在實際了解留學生第一線會遇到的困境下，體會他們在這其中真實的感受與想法。採訪對象如下：

採訪對象	年齡	畢業校系、年份	目前使用簽證／證件	目前工作	採訪日期
Hsinyu	24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 2022	OPT	Business Analyst	2022.06.13
Edward	32	New York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 2017	green card	Software Engineer	2022.06.15 2023.11.28
Jessica	30	New York University,	green card	Director of	2022.06.15

Yang		Biotech and Entrepreneurship , 2017		Corporate Development	
Daniel	2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S.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and Design , 2021	H1B	UX Designer	2022.06.15
Sabrina	29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Journalism , 2021	O1B	Data and Graphics Journalist	2022.06.25 2023.05.31
Jessica	28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Masters of Accounting , 2016	green card	Senior Operations Analyst	2023.06.10
Alyson	2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asters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 2023	OPT	Client Data Analyst	2023.06.12
Rita	25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in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OPT	在學中	2023.06.13
Jessi	2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omputer Science , 2021	OPT-H1B 轉換期	Software Engineer	2023.06.14
乃瑜	25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Art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OPT	China Team Intern at Eurasia Group	2023.06.17
林典穩	25	Harvard University,	OPT	待業中	2023.06.18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 , 2023			
Jim	2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ter of science , 2022	OPT	Equipment Engineer	2023.06.18
Brian	2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MS, Technology Management , 2022	OPT	Senior Data Analyst	2023.06.18
楊昇	29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Ph.D., Nuclear, Plasma, and Radiological Engineering , 2022	OPT , 申請 EB2-NIW 綠卡中	Data Scientist	2023.06.19
Kevin	25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ser Experience , 2023	OPT	待業中	2023.06.20
Tiffany	25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 預計 2023.12 畢	OPT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Intern	2023.06.21
劉力源	26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2020	green card (樂透綠卡)	Software Engineer	2023.06.24
Jack	38	Northeastern University,Master of science – project management , 2011	green card	Sales Associate	2023.12.01 2024.01.02
Diana	24	臺北大學財政系 (2021 畢)	不適用	軟體工程師	2023.12.05

Henry	26	東吳大學資管系 (2019 畢)	不適用	軟體工程師	2023.12.05
Charlie	3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 Master of Engineering , 2015	不適用	軟體工程師	2024.01.19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余曉雯（2009）。〈留學作為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從六個臺灣留德女學生的生命故事探討留學之意義〉，《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4卷3期：109-138。

吳柏緯（2020）。〈留與不留都艱難——在日工作台人的掙扎與選擇〉，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深度報導碩士論文。

黃庭玖（2021）。〈國際學生主修偏好對留學國招生政策制定影響之研究——以美國為例〉，《清華教育學報》，38卷2期：73-110。

萬文隆（2004）。〈深度訪談在質性研究中的應用〉，《生活科技教育月刊》，37卷4期：17-23。

邱家宜（2015）。〈從「侍從報業論」到「場域理論」〉，《新聞學研究》，No. 122：237-248。

王浩威（2013）。《晚熟世代：王浩威醫師的家庭門診》。台北：心靈工坊。

上學院留學中心（2022）。〈美國留學不可不知！三分鐘帶你了解 STEM 專業〉。取自：<https://up-study.com/articles/39>

貝爾國際文教（2020）。〈美國留學的工作管道：CPT／OPT／H1B 到底是什麼？〉。取自：<https://bear-edu.com/cpt-opt-h1b/>

黃琬婷（2022年5月9日）。〈去美國讀書就能留下來工作嗎？數據帶

你看「鉅額學費」之後的「殘酷簽證窄門」〉。換日線。取自：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6193>

朱雲鵬、吳崇涵、歐宜佩（2020）。《美國夢的破碎與重建：從總統大選

看新冷戰與國家學習能力》。台北：時報出版。

范琪斐（2016）。《買槍，養馬，呼大麻——范琪斐的美國時間》。台

北：時報出版。

劉克襄（2015）。〈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477752>

蘇瑋璇（2015）。〈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想想論壇。取自：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813>

吳奇諺（2015）。〈像我這樣八年級的人〉。獨立評論。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2509>

吳承絃（2017）。《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台北：月

熊出版。

羅伯特・普特南（2016）。《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對

等》。新北：衛城出版。

李文德、李宗祐、鍾張涵（2023）。〈出走族 與其困台不如異鄉尋

夢〉。聯合報。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123728/7416631>

沈朋達、楊昇儒（2019）。〈好奇心日報停止更新3個月 網民嘆：媒體

只能做傳聲筒〉。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5280143.aspx>

張欣瑜（2023）。〈拜登簽署首項 AI 行政命令 企業公開模型前須分享安

全測試結果〉。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2310310011.aspx>



余曉惠（2023）。〈美國科技業裁員一波接一波 分析師估五大天王獲利不妙〉。鉅亨。取自：<https://news.cnyes.com/news/id/5067274>

美國在台協會（2022）。〈2022 年國際教育交流門戶開放報告 台灣赴美留學生人數於新冠疫情後回升〉。取自：

<https://www.ait.org.tw/zhtw/2022-open-doors-report-taiwan-student-numbers-in-the-us-bounce-back-after-covids-impact-zhtw/>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23）。〈2013-2022 個年度我國學生赴主要留學國家留學簽證人數統計表〉。取自：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_Content.aspx?n=2D25F01E87D6EE17&sms=4061A6357922F45A&s=03EEC350EFE8FADF

morty（2022）。〈總薪資分佈 1111221〉。Tableau Public。取自：

https://public.tableau.com/app/profile/morty2545/viz/1111221_16716116446180/Dashboard1

二、英文部分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2) 。《Open Doors 2022》。取自：

<https://opendoorsdata.org/open-doors-2022-annual-data-releas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2)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 Statistics〉。取自：<https://www.bls.gov/oes/current/oes150000.htm>

Social Average Wage Index (2023) 。〈National Average Wage Index〉。取自：
<https://www.ssa.gov/OACT/COLA/AWI.html>

Ted Hesson (2020) 。〈Trump suspends entry of certain foreign workers despite business opposition〉。REUTERS。取自：<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immigration-workers/trump-suspends-entry-of-certain-foreign-workers-despite-business-opposition-idUSKBN23T2ZW>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2023) 。〈H-1B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Process〉。取自：<https://www.uscis.gov/working-in-the-united-states/temporary-workers/h-1b-specialty-occupations-and-fashion-models/h-1b-electronic-registration-process>

Tim Mazzarol、Geoffrey Soutar (2002) 。〈“Push-pul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tination cho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Michelle Herting (2022) 。〈Is the American Dream lost to today's children?〉。Press Enterprise。取自：
<https://www.pressenterprise.com/2022/04/08/is-the-american-dream-lost-to-todays-children/>

todays-children/amp/?fbclid=IwAR06YZdqehtcn65TrpCMFyEI4-
iozmuOMtwsekgoQtNqTby6MS-EMp_8-Hg



Ashton Jackson (2023) 。〈Getting rich isn't the American Dream anymore, says new survey—here's how people define success instead〉。CNBC。取自：
<https://www.cnbc.com/2023/07/03/belonging-happiness-comfort-are-new-american-dream-godaddy-survey.html>

GoDaddy (2023) 。〈2023: The Changing American Dream〉。取自：
<https://www.godaddy.com/ventureforward/summer-2023-american-dream-survey-resul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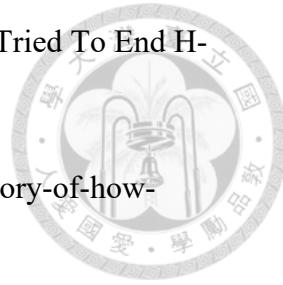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2022) 。〈Foreign-born STEM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取自：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foreign-born-stem-workers-united-states>

World Education News+Reviews (2017) 。〈Career Expectations, Experiences, and Outcomes of U.S.-Educat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at We Learned〉。取自：
<https://wenz.wes.org/2017/10/career-expectations-experiences-and-outcomes-of-u-s-educated-international-students-what-we-learned>

New American Economy (2020) 。〈Not Coming to America: Falling Behind in the Rac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取自：
<https://research.newamericanconomy.org/report/not-coming-to-america-international-students/>

Stuart Anderson (2021) 。〈The Story Of How Trump Officials Tried To End H-1B Visas〉。Forbes。取自：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uartanderson/2021/02/01/the-story-of-how-trump-officials-tried-to-end-h-1b-visas/?sh=76b6d5f6173f>



Michael D.Shear、Miriam Jordan (2020) 。〈Trump Suspends Visas Allow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oreigners to Work in the U.S.〉。The New York Times。取自：<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2/us/politics/trump-h1b-work-visas.html>

Robert D.Putnam (2016)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美國：Simon&Schuster

Anna Esaki-Smith (2022) 。《Is Studying in the U.S. Worth it?》。Interstride。取自：<https://interstride.com/research/2022-career/>